3487
1736
v.2

延日記

國朝彙言 附書目

楓巖輯話

清江瑣語

乙巳禍蹟 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姜魏
泉西邨書
閩中八學士

栗谷全書經筵日記 一

二十七年

起明宗二十年乙丑七月至今上四年辛未

文定卒矣

明宗大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行文定王后下玄宮禮二十八日卒矣自上及百官皆着黑笠蓋我朝喪禮卒哭前上下皆着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干喪

成宗朝黑笠

事着衰服丨成宗朝議者以爲既着烏紗帽則笠亦當黑于時無有據禮爭之者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柳松庵建白笠議

中宗賓天柳灌爲摠護使建議白衰服尚未脫而遽着黑笠既乖禮意且非祖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

經記

東333364

明宗初柳灌等被禍議者曰白笠非古制乃柳灌所定
遂定黒笠之制 文定王后初喪禮官依五禮儀定
白笠之制尹元衡見儀注曰白笠乃柳灌所定之議

元衡不用柳議

今不可遵用大臣皆從元衡之言遂改儀注朝臣知

元衡削職

其非莫敢發言○八月削尹元衡官爵放歸田里元
衡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陰毒嗜利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宗幼為大君 仁廟
之舅尹任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
保護東宮為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

大小尹之説

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説自此始起安老既敗元老

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
(芑進安固計)
明廟爲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
計以結于元老兄弟 仁廟將大漸語大臣曰 中
(仁宗語明宗付大臣)
宗嫡子只有吾與大君而已吾歿大君可以紹統
仁廟賓天大臣迎 明宗即位元衡等欲乘時搆禍
(芑等搆陷三大臣二王子)
乃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光準等潛謀造語
曰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欲謀叛逆廢 主上將立桂
林君瑠且擇鳳城君岏之賢亦指以爲奸臣所推戴遂
告于 文定下密旨起大獄一時士類鮮有脫其禍
者遂錄衛社功又恐公議之不泯街巷之議稍有異
延記

恐元老爭權

元衡罪惡

朴相啓元衡罪

尹春年師道自處

已者輒指為逆黨由是道路以目元衡之勢大振又恐元老爭權嫉有司論罪竟至賜死矣權財利無所不至京師有大家十餘貨財充溢其中服御之僭擬於大內又黜其妻以妾蘭貞為妻甚嬖之所言皆從納賂攘奪亦多其妾所資也秉生殺之柄者二十年士林含憤莫敢發至是大司諫朴淳議于兩司合啓請遠竄伏閣累日上自三公下至抱關莫不一口請罪乃命削奪官爵放歸田里禮曹判書尹春年亦論罷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上疏請元老罪因此發身驟歷清顯輕肆自信浮薄之徒多從之講學春年妄自

尊大以師道自處自謂得道而其所論說皆收拾佛
老緒餘膚無所識見者笑其妄作但居官稍廉故衆
怨亦輕只罷其職○九月 上不豫（明宗不豫） 中殿下教䟽
放欲移李樑等于近道且釋尹元衡大臣以為不可（李樑行權）
乃止李樑 中殿之舅也有寵於 上貪權喜事專
以諂媚求合內結 上心外合黨與李戡權信尹百（百源元老之子）
源李翎高孟英金百句等為其心腹爪牙悍士林清（句從金）
議不低嫉大司憲李戡等欲禍士林啓請黜竄大升
尹斗壽朴素立尹根壽等皆奪官爵李文馨許曄等皆
得罪兩司入啓時李戡等欲以此數人為乙巳餘黨（乙巳餘黨）
延記

李彦怡 正言李彦怡不可曰當以其罪罪之何必作浮論乎議遂止彦怡附樑而其言如此人莫不異之於是士林

沈鋼 惴惴府院君沈鋼甚不平招奇大恒語之大恒初附樑及聞鋼言乃悟與同僚上劄論樑 上大悟竄樑等

李大恒 于門外遂流于四裔時人指奇大恒為徐霖孟霖本以強盜林巨正之黨自首免罪導官軍獲巨正故也

元衡死 ○十一月尹元衡死元衡既失職百姓聚于街路詈罵捉尾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逃交河又恐怨家尋逐

蘭貞憤沍 潛徙于江陰與其妾蘭貞日日含憤對泣時元衡前妻

姜氏告刑曹金 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狀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氏刑

民死由

曺以爲綱常大變非該曺所能決啓移于義禁府追

中人

[illegible]禁府一不

蘭貞一

[illegible]

[illegible]圭

通源卽連源之弟明宗王妃仁順王后沈氏從祖李父也

沈通源[illegible]大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王大怒[illegible]中

丙寅

尹漑卒

二十一年鈴平府院君尹漑卒漑爲人精於細故不

附元衡致相

遊記

識大體人或以知禮稱之附元衡以致相位其餘不

李彦怡 正言李彦怡不可曰當以其罪〻之何必作浮論乎議
遂止彦怡附樑而其言如此人莫不異之於是士林
沈鋼 惴〻府院君沈鋼甚不平招奇大恒語之大恒初附
樑及聞鋼言乃悟與同僚上劄論樑 上大悟竄樑等
李大恒 于門外遂流于四裔時人指奇大恒為徐霖〻〻本
以強盜林巨正之黨自首免罪導官軍獲巨正故也
元衡死 〇十一月尹元衡死元衡既失職百姓衆于街路詈罵
投瓦石至有欲射殺元衡者元衡潛迯交河又恐怨家尋逐
蘭貞憤泣 潛徙于江陰與其蘭貞日〻含憤對泣時元衡前妻
姜氏告刑曹金 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状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氏刑

(民死由)曺以為綱常大變非該曺所能決啓移于義禁府追
捕辭連者於是兩司玉堂請下蘭貞于禁府 上不
(蘭貞死)忍置法久未允俞蘭貞聞之甚懼人或誤傳禁府都
事來矣蘭貞大驚飲藥自盡元衡大慟不久亦死聞
(通源即通源之弟明)者(相賀)○十二月左議政沈通源請免三公之職三日十
(宗王妃仁順王后沈氏從祖季父也)啓乃命遞職通源素無名望以外戚發身位至右相
惟以貨賂為事實與元衡聲勢相依及元衡敗通源
不自安遞乞辭職○

丙寅

(尹獻來 [illegible] 附元衡致相)二十一年正月開城府儒生焚松嶽淫祠 王大妃使中
人往止之儒生不聽 上命禁府拿儒生欲治其罪且臣
多諫之以至館學之生上疏爭之乃命釋之初民俗好
神道作祠于松嶽名曰大王祠崇奉國奢陵事之甚
勤糜費不貲以至男女混處多有醜聲儒生
革發憤焚祠毀像識者快之([illegible]日記載)

羅兩宗
禪科

足觀也○四月○羅兩宗禪科幷內需司印信初僧普雨以
設無遮大會爲僧徒所推敬聲聞于闕內上閂　文
定王后因之得勢誑惑世人大張佛事設兩宗禪科

普雨自稱得道居處僭擬大內　文定賓天之後朝

逼協殺
普雨

廷及儒生連疏請罪流于濟州爲牧使邊協所殺兩
宗禪科尚未革罷至是兩司啓請罷之內需司用印
兩司亦啓去之中外大悅

丁卯

鄭復始
請書乙
巳人

二十二年○五月○古阜郡守鄭復始上疏請書乙巳黨人之
罪自上甚怒人心尤懼以復始爲不知時務○六

今上
宣祖
九自六

月上大漸大臣使都承旨李陽元迎今上于德

月以下系虛祖覆錄當以名行書

陽元不明言

明宗入承羣奸猶煽動

興邸至邸陽元不明言迎某君只呼 上舅鄭昌瑞通謁黃大受曰大事不可糊塗豈可不開言乎陽元不從問昌瑞曰何君懷東昌瑞曰河城君也大受復力言先見 天顏陽元等乃請見

謹按李陽元終不言明迎某君者其意必在此不過欲防不測之虞耳乙巳 仁廟之昇遐也 明廟以介弟受遺命入承大統而羣奸猶煽擇賢之說以蔓士林況今人心危疑顧命未顯倘有奸人陰主他王孫變生意外則往迎今 上者豈能免誅乎此時人情大安者是李後慶鎮物之功若使尹

遲記

元衡嘗國不若今日

元衡輩當國則安能若今日之帖然乎易曰小人勿用於此尤驗矣

庚午

廟號曰明宗

七月丙辰○庚午○上大行王廟號曰明宗　明宗平日常曰得謚爲明足矣至是適用明字　王大妃下諭羣臣以平日之言

白休菴入玉堂

○以白仁傑爲弘文館副校理仁傑尚氣既喜敢言乙巳權羣奸將託密旨以害士林仁傑時爲獻納獨啓言密旨之非正言柳希春見其爲吐舌曰壯哉

柳眉巖吐舌

於是下獄罪將不測適有救之者免死被謫　明宗末復其職累遷揚州牧使至是入玉堂

沈通源附樑元衡

○九月沈通源削職放歸爲人貪黷其子鐳及鏵奪人臧獲無

九月沈通源有罪削奪官爵放畋田里通源沈連
源之弟也於王大妃爲從祖李父以時累擧不中
甚不得意金安老當國通源對策于大庭指安老

明白 矣以 白

[illegible]其
[illegible]
[illegible]

篡者尹元衡爲首於原老 [illegible]
不敢更議至是始復五禮之制 國朝典謨以經筵日記載錄
儀之而○大臣以冬雷焉聯 大妃下教曰大臣何

大臣何辜無罪者疏敘 筵記

庚午

元衡嘗國不若今日

元衡輩當國則安能若今日之怙然乎易曰小人勿用於此尤驗矣

七月丙辰○庚午

廟號曰○明宗

上大行王廟號曰明宗　明宗平日常曰得謚為明足矣至是適用明字　王大妃諭群臣以平日之言○以白仁傑為弘文館副校理仁傑尚氣槩喜敢言乙巳權群奸將託密旨以害士林仁傑時為獻納獨啓言密旨之非正言柳希春見其為吐舌曰壯哉於是下獄罪將不測適有救之者免死被謫　明宗末復其職累遷揚州牧使至是入玉堂○九月沈通源削職放歸為人貪黷其子鐳及鏵奪人臧獲無

白休菴入玉堂

柳眉巖吐舌

沈通源附標元衡

九月沈通源有罪削奪官爵放歸田里通源沈連
源之弟也於王大妃為從祖季父以時累舉不中
甚不得意金安老當國通源對策于大庭指安老
明宗 矣以 白笠
為忠讜遂擢魁科中宿甚不韙之故未得顯官及
明宗即位以姻戚發身驟歷清要遂陞台府為人
庸懦無廉隅處事含糊而貪黷無厭賄賂輳門如
市肆其長子鐳及季子鏵爭以財利為事奪人
大臣人 辜無罪 者疏人
臧獲財產無異盜賊僮僕(僮僕)效之亦為民害李樑繼

庚午

元衡當國不若今日

元衡輩當國則安能若今日之帖然乎易曰小人勿用於此尤驗矣

七月丙辰○庚午

廟號明宗

[illegible]

白休入玉

[illegible]

柳眉吐舌

[illegible]

[illegible]

沈通附標

[illegible]

九月 沈通源有罪削奪官爵放歸田里通源沈連源之弟也於王大妃爲從祖叔父少時累擧不中甚不得意金安老當國通源對策于大庭指安老爲忠讜遂擢魁科中外甚不韙之故未得顯宦及明宗卽位以姻戚發身驟歷淸要遂陞台府爲人庸懦無廉隅處事含糊而貪黷無厭賄賂輳門如市肆其長子鐳及孝子鍏爭以財利爲事奪人臧獲財産無異盜賊僮僕效之亦爲民害李樑縱恣寀與通源聲勢相倚樑旣敗公論欲發畏其盤根未敢也尹元衡之敗通源自知不爲士類所容遂辭相位欝欝不得志通源雖非可畏之人而士林恐有奸人陰主通源而得肆其術故甚以爲憂至是公論乃發三司同擧以至三公率百官立庭請竄逾月乃命削爵放歸田里

國朝典彙以從延日記載錄故異次追記于此

庚午

元衡 國不 今日 [illegible]

廟號 明卓 [illegible]

白休 入王 [illegible]

柳 吐 [illegible]

沈 附 元 [illegible]

明宗卒矣始復白笠制

異盜賊李樑沈繼賫與通原相倚樑既敗公論欲發未敢尹元衡之敗通原自知不為士類所容遂辭相位鬱鬱不得志至是公論乃發○十月丙戌明宗大王卒矣上下著白笠始復五禮儀之制成廟朝用黑笠中廟之喪左相柳灌以為燕居若著黑笠則卒哭後脫喪也乃用白笠之制仁廟之喪灌等既死大臣以灌意為非還著黑笠于文定王后之喪禮官有言卒哭後當著白笠者尹元衡為首相厲色曰此柳灌之議也衆懼不敢更議至是始復五禮儀之制○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下教曰大臣何足記

大臣何辜乎無罪者疏叙

辜過在君上若有賢士沈滯者無辜被罪者則悉皆
疏解叙用於是大臣以乙巳以來被羅織者列錄以
宋圭庵還給職牒
上或請放還或請復職宋麟壽等還給職牒人心大
悅時領議政李浚慶主論甚力傳意有言無（作事）漸恐有
後患者浚慶亦不顧識者多〇宋麟壽為人忠孝俱
宋圭菴
至幼年喪母時未學禮任情過哀而伏苫席因涙沾
腐鸛棲廬幕其雛皆白色人以為孝誠所感及立朝
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麟壽為重而麟壽只
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時勢
欲做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權臣

圭庵名
大點
原憝人

李芑等會廣廳録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麟壽名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原憝人也顧芑曰鼓擇贊之說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麟壽遂死（略死）捧毒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於死也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

好花好果

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盧守

盧守愼
柳希春
金鸞祥
復官

愼柳希春金鸞祥（等）皆復官爵乙巳得罪之人也被謫二十餘年始蒙恩命盧守愼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

盧精學
柳強記

科歷淸要乙巳姦黨忌名其遠竄之守愼謫中問學益精有時吟咏多發於忠君愛親之至情著夙興夜

延記

箓註旨意精明士林傳頌清名益播至是拜弘文館修撰柳希春博覽強記亦有時譽〇尹春年卒〔尹春年卒〕春年〔為人〕輕浮自信其學甚駁掇拾佛老緒餘以自張大自稱得道且自謂深曉律音又曰見人數句短篇亦可知其人賢否壽夭貴賤云初附尹元衡奪去尹元老以此驟至大官聚徒講學每以師道自處浮薄求名者多趨之遊論議風生動引聖賢其言曰聖賢無他只是合天心者耳不論是非義利而只以成事謂之合天心〔金時習東方孔子〕又曰金時習東方孔子也不見孔子則得見悅卿可矣其所取平時習者皆誕傳怪詭之迹實非時習所

十月丙戌 明宗大王卒哭上下着白笠始復五禮儀之制五禮儀卒哭以烏紗帽角帶白衣視事而燕居則着白笠蓋以烏紗帽爲權制視事之服也○成廟朝議者以爲紗帽既用烏則笠亦當黑當時諸臣皆不識禮意遂用黑笠厥後因循未改 中廟之喪左相柳灌以爲燕居若着黑笠是卒哭後服喪也乃用白笠之制 仁廟之喪灌等既死大臣以灌議爲非還着黑笠 文定王后之喪禮官有言卒哭後當着白笠者尹元衡爲首相厲聲曰此柳灌之議也衆懼不敢更議至是始復五禮之制 國朝典彙以經筵日記載錄

蘇龍圖墨跡

以不圖其會禪來〻也蓋其而曰論尚其事矣

詳三師來自許諸人會乃好事者自出處人間行狀自稱

五年八行入會於而歿中十人於會門〻貫串流行外

會以林院二時縣數年至於大州者〻俱詞圖以

說論者羅湖奉守說會適廣之說于本會論旃

普雨稱悟道

爲也僧普雨自稱悟道見春年呈所見春年大賞之謂人曰普雨因禪學悟心知止而功未至於這其誕妄多類此春年不喜酒色故其門徒雖沉湎淫泆者每

門徒相欺

見春年之自謂止酒屛色以相欺誑人皆指笑之但春年稍廉不受賄賂以此或有取者位至六卿多所改革自謂行道及元衡敗春年貶歸鄉里熱中飲冷

金明胤削職

發病而死○金明胤有罪削奪官爵明胤少有善名

國朝編年云工曹參判金明胤

以賢良之薦擢科及薦擧科罷後明胤還著儒巾入塲屋復登第不顧是非惟以發身爲急乙巳之難希

希旨啓鳳城

遥記

權姦旨誣啓鳳城君岏爲尹任所欲推戴桂林君瑠亦

明胤稱寃乙巳人

己卯正直人抹去

竄大位於是巨禍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宗末清議復
發聾姦勢衰明胤乃於經席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寃
枉請稍伸雪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等之被召也明
胤欲阿善類白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臺侍之任其
龍斷之術老而益巧士林憤嫉之至是削爵猶以得保
首領爲未快矣　仁廟之初士林興起臺官欲啓
雪己卯之寃其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自
仁傑時爲持平請拔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此何言
以可拔仁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
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擧革科罷後復爲母祑入料

場者亦正直之人手此指明亂也後仁傑見明亂曰

千百億化身

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爲的論○贈趙先祖李彥廸

静庵晦齋沖齋贈謚

權機皆爲議政謚先祖曰文正彥廸曰文元李彥廸
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讀性理之書手不釋卷持身莊
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學推
之但無經濟大才及立朝大節乙巳之難彥廸欲周
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廷救而迫于權姦作推官
以拷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訊仰見彥廸作推

安知死於復古手

官嘗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字彥廸之手乎彥廸後
悔稍與權姦之異竟得乘削功[illegible]竄而卒

退記

史斷晦絫

謹按道學之名非古也古之為士者入則孝出則弟仕則以道事君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此者謂之善不如此者謂之惡不以道學別立名目及其世降道衰聖賢之統不傳惡者固不足道矣雖所謂善者亦徒知孝友忠信而不知進退之義性情之蘊諄諄行不著習不察於是擇其窮理正心以道出處者目之以道學道學之立名衰世之所不得已也此名既立姦人或指而斥之反使不容於世吁可悲矣嗚呼道學之名既出於衰世而世尤降俗又下則又以能讀經著書者目為道學其於心性

性功夫出處大節有不暇恤者尤見世道之變也
趙文正之學雖有所未盡觀其立朝惟以行道爲務非
三代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其得道學之名固宜
矣若李文元則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於著
述耳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
道之責乙巳之難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作推官
參錄僞勳雖竟得罪顏亦泚矣烏可以道學推之
耶噫文元雖不可當道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
多得斯人之不容於世豈不可痛惜哉
權橃於乙巳之變爲兵曹判書柳灌仁叔等初被禀

不正色
不任道
不能直言
不可推以道學

冲齋宗啓
二柳冤
追記

(晦齋抹去危言)謫擬抗言寵遊大臣而非其罪辭甚切直彦廸以院相在政院見擬啓草驚曰若如此則尤招禍階乃抹去其言辭之尤直者擬抱膝而歎曰如此抹去則寧可不啓彦廸曰直言招禍無益於國卒改藁以啓猶被文定之怒擬被謫而卒

謹按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不信李優)

戊辰

(隆慶二年戊辰)

今上元年。二月。以盧守愼為弘文館直提學先是承旨奇大升於經席啓曰學行出衆之人曾被[illegible]謫年

己巳

(奇高峯 鷹白盧 柳金急用)奇已老當汲、收用擢以不次之位盖指白仁傑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等也大臣亦以爲言於是諸豪擢拔仁傑已陞堂上守愼拜直提學希春拜應教鸞祥拜執義未幾皆陞堂上

(隆慶三年己巳)正月以白仁傑爲大司憲仁傑既退 上思其風節屢下教召之仁傑固辭以疾至是 上特命陞品爲憲長仁傑上章三辭恩召不置乃拜命○三月○李浚慶請以 仁廟(仁廟一入文昭)

与之夫子生三、同居行二文丨ノ宣復主即位古

(別祀于延恩殿)國人悲憤至是興議欲於 明廟禫後與 仁廟同附文昭殿浚慶以爲 仁廟既祀于延恩殿(比浚慶乙巳權姦)不必附文昭殿於是衆議峰起三司疊章文章至比浚慶逆記

晦齋抹去危言

論撥抗言竄逐大臣而非其罪辭甚切直彥迪以院相在政院見撥啓草驚曰若如此則尤抵禍階乃抹去其言辭之尤直者撥拒膝而歎曰如此抹去則寧可不啓彥迪曰直言抵禍無益於國卒改藁以啓栖被一文定之怒撥被論而卒

不信李優

謹按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李爲優於權吾不信也

戊辰

隆慶二年戊辰今上[illegible]

春。上。元年。正月。以盧守愼爲弘文館直提學先是承旨奇大升於經席啓曰學行出衆之人曾被[illegible]謫無

奇高峯薦白盧柳金彔用 奇已老當汲汲收用擢以不次之位盖指白仁傑盧

己巳

隆慶三年己巳 令 上二年李浚慶請以 仁廟不入文昭殿三司

仁廟不入文昭 駁正之初 仁廟禪後權姦當國以 仁廟爲未踰

年之君不安于文昭殿祀于延恩殿 德宗位版所安 德宗未即位故

別祀于延恩殿 國人悲憤至是輿議欲於 明廟禪後與

比浚慶乙巳權姦 仁廟同附文昭殿浚慶以為 仁廟既祀于延恩殿

逆記 不必附文昭殿於是衆議蜂起 三司交章至比浚慶

閏月即閏六月

於乙巳權姦後慶亦自脈過遂寢其議〇六月〇閏月吏曹判書洪曇免自 中廟權姦例執國柄賄賂成風仕

銓衡未能革元衡習

路淆濁元衡通源相繼得罪朝野拭目佇見清明之政而居銓衡者未能盡革舊習〇八月〇丁巳祔 明宗大王于太廟 上親祭後還宮大赦受百官賀以

沈連源錄勳傷泣

李彥迪沈連源配享 明宗廟庭連源 王大妃祖父也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之難尹元衡等欲援連源以固僞勳之勢強錄連源于三等連源雖不能辭而心傷善類之死且慚錄勳至於涕泣至是配享

李後慶語及乙

〇九月〇李後慶侍 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士

巳事

大臣言含糊不明

浚慶言先朝事不可猝改

休庵薦東皋〃〃甫之李某言軋

或有坐死者其處様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
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偽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宗嫡子只有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
心豈歸他人哉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
偽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
正名以正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此言則然矣但
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曰不然明宗幼沖雖(即位)不免姦
兇之欺蔽今則在天之 靈洞照其姦矣雖曰先
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
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

足恤

庚午

恍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言輕乎

隆慶四年庚午

今上三年。四月。兵曹判書白仁傑上疏大意其一則請革弊政二則請昭雪乙巳己酉之冤三則請以趙先祖從祀文廟四則請招李滉五則請致仕還鄉 上優奬以荅下其疏于大臣使之議啓。五月領議李浚慶等以白仁傑疏議啓曰疏中 聖學做功招賢委任之事惟在 聖明省察而篤行之其餘弊陳則皆方今商確講究之事乃有司之務不敢更煩 聖聽也觀其大意則欲昭雪乙巳己酉之冤拉從祀先賢於文廟而已乙巳之 缺 償多有可議之端然在今日

休庵上疏請雪乙巳冤

大臣啓白疏乙

已事不敢輕議

似不敢輕議也己酉之獄最爲冤枉誠可於怛從祀事仁傑之鏞指趙光祖而吾東方義理之學實自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文廟誠無所愧 聖教以爲乙巳己酉非今日所當議而從祀廟庭不宜輕擧臣等不敢容喙然其事有如此者敢首末自 上答曰知道

大臣不敢輕議其言甚荒

謹按大臣輔佐人主雖平居無事猶當竭誠匡救必使國事歸正而後已可也況變異非常上下遑遑之際乎浚慶等以 前朝遺老爲 主上所倚重齒爵俱尊更無所希因此 聖上求言老臣陳疏之時盡言不諱振起頹綱則人望洽矣顧乃含

延記

糊未白至以不敢容喙爲辭是何言哉大臣不敢容喙則孰敢有發言者乎乙巳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誣枉神人之憤久矣今乃言及之而不言誣以不敢輕議其荒甚矣大臣之啓模稜未辨故自上亦答之以知道無所可否嗚呼國是之歸正終不可望也已

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爲寃枉未伸致此旱災浚慶等見物議難抑乃擧東西壁請闕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寃削李芑鄭彦慤爵猶未夆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寃枉猶未夆

是歲三月旱甚雨雹虹貫四月旱勢益熾親祭祈雨大饑饉慶

忠三道尤甚五月親行雨作

僞勳

李浚慶請膺丁未巳酉院

謹按人臣事君有犯無隱乙巳之禍竟通天地憤結神人僞勳不削無以正名今者大臣不敢奉乙

三司請乙巳院

巳三司不敢削勳勳使其不知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

非忠非智宜乎僞勳不削

奉大事動人主者雖至誠貫石猶懼不格況以穿鑿之智讀盾之誠欲以感悟君上安能濟事乎宜乎僞勳之不能削也

奉朝請削勳

甲年弘文館始奉削勳之議臺諫避嫌後還就職自是玉司及奉朝皆請削勳〇六月戊戌丁未巳酉罪人並

洪胤芑彦慤不赦削職

命伸雪惟李洪胤不赦削奪李芑鄭彦慤官爵是時

退記

宗親忠義衛皆請雪冤

臺諫亟日伏閤玉堂日再上箚大臣頻來啓達擧朝及宗親儒生忠義衛之屬皆爭上䟽而俞音止此物情愈激○八月壬戌命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

削奪順朋百齡

官引見于思政殿咨議乙巳之事始削奪鄭順朋林百齡官爵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庭請削僞勳伸雪二

百官庭請削勳

柳之冤灌仁敘自是之後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上箚

臺諫辭職

○九月丙寅臺諫始辭職○十月丁巳臺諫以 聖節拜表事就職復論啓乃命柳灌柳仁淑伸雪叛逆之名十一月停啓自峯事之後百司廢職時閣者凡七朔而竟不得削勳大臣初迫於衆情不出於已誠故終未回

後慶循日當以漸進

未蒙允其故四

天浚慶等循日捧事當以漸進削勳之議太遽故未能請得耳

譴拔奉翔叫閽竟未蒙允其故有四嗣服之初雖未遽(能)革前謬大臣當以姦兇之罪良善之寃日陳於經席浸漸於 聖聰使 主上預定好惡之權衡而顧乃含糊未吐及其端既發猶以不可輕議為言以致 主上難於卒改 先朝之事一也大臣皆以為尹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為實謀叛逆者夫尹任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誅任者豈無勳勞乎 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陳啓

追記

(大臣迫於下情)

之時不直請削勳而辭旨迂回不明亦乏誠懇
主上知大臣迫於下情而非其本心故終不取信
三也原從之錄太半是内人之族根盤宮掖百計
交亂而闕中之習聞叛逆之名注訴于 慈殿反
以公論爲負 先王 慈殿不能辨誣 主上難
於擅斷四也
方上卒非公論朝野洶洶之際人或勸沈義謙使達
于 慈殿期於成事義謙辭不敢白仁傑曰李樨之

(義謙不欲削勳)

曩義謙嘗通于 慈殿今獨不敢何也是義謙不欲
削勳也先是朝士有以削勳事問于義謙者義謙曰

原從多結拖庭

原從功臣千有餘人多有締結拖庭者此人等必冒死圖但公論若擧事而未成反有害焉不如且止識者以是短義謙○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

退溪卒

李滉卒滉字景浩性度溫醇粹然如玉少以科第發身晚乃志乎性理之學不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稱枉芑還奏復爵滉見權姦執柄尤無立朝之意拜官多辭不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

經筵日記 起今上壬申至丙子五年

壬申

隆慶六年壬申

今上五年正月處士曹植卒植字建仲歸鄉不仕

遺記

名臣錄作楗仲南溟卒　居智異山下自號南溟　明廟朝與成守琛同徵拜
丹城縣監時權姦當國詿誤　文定王后使士林喪
氣雖托公論薦用遺逸只是虛文而無實故植無意
於仕宦因上疏辭職兼陳時弊有曰　慈殿塞淵只
南溟疏深宮寡婦先王孤嗣　是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一孤
罟楓勁直　嗣又曰音哀服素亡象已著　明廟不悅以為辱及
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七月領中樞府事李
李後慶卒　後慶卒後慶字元吉自少磊磈不羣儀貌雄偉有名多
士間立朝清嚴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
和而內立後慶外毅而內怯　仁廟末潤慶之子中

悅與李煇有私語佗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煇言告變自明稟于閔慶〻〻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悅問于浚慶〻〻曰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相而亦不免死於是人知弁芳

中悅告李煇亦死

於兄矣方權奸用事浚慶不敢崖異而心護士類故

弁芳於兄

時望不衰元衡既敗乃得當國○十月○前司諫院大司諫

奇大升卒

奇大升卒大升字明彥少以文學名世博覽強記氣槩豪俊談論能伏一座人既登第清名大著李樑用事忌之落其職樑敗仕益顯士類推重以為領袖大升亦以經綸一時自負而其學只務辯博宏肆而已

述記

南冥憂大升

獨曰乙巳非僞勳不可削

實無操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病之悅人順已故齊士不合而阿諂者多趍焉其持論亦務循常而不喜矯革識者尤不取之少時曺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大升亦以植為非儒者兩不相許大升言植過失故植之學徒惡之庚午年方論僞勳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僞且 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大升言為主識者頗不韙大升旣與流俗不合又為識者所不取自 上亦待以尋常鬱鬱不得志棄官而去路得臂腫行至古阜村舍竟不起人多惜其才調

史斷竒大升

謹按士有遇而不幸不遇而幸者柳子厚貶死而文學炳然王介甫當國而羣小附會大升以英才博學氣蓋一世而自信太過不喜爭友若使得志而行其所學則未知其遇為幸耶為不幸耶嘗聞客於崔永慶之座吊大升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殁永慶怫然變色曰竒明彥小有才學大有病痛以乙巳羣姦為有功以南冥擾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施設必害於政此人之死豈足為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深非之

斯文多幸明彥死

萬曆元年癸酉

今上六年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

癸酉

五賢從享請 光祖李彦迪李滉五賢從祀文廟 上答曰公論久

然後乃定不可輕擧

謹按諸生泛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

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

晦齋出處頗疑 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唱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

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

曰不可哉

乙亥

萬曆三年乙亥 今上八年○七月○先是沈義謙為舍人時以白事到領相尹元

沈金東四分黨 衡家元衡之婿李聲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書室

多有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聲敏隨問以對其

一則金孝元臥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
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
非介士也有分黨之漸○萌經席同副承旨李憲國曰
當今　聖君在上賢相在下故士林無虞若使權姦
在朝則此事亦可釀士林之禍往在丁巳年金汝孚
金弘度互相詆毀而弘度常忿尹元衡之以妾妻爲
（金弘度憤元衡以妾爲妻金汝孚告元衡）
多發於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銜之若以弘度此言
請罪則明廟必不罪故搆飾他罪以至竄謫士類多
貶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

經筵日記　起今上丁丑至辛巳五年

筵記

萬曆五年丁丑

柳希春卒

今 上十年○五月○前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卒希春博覽
強記捧書史輒成誦性且過和但乏經濟之才寒譾
之節○恭懿王大妃疾甚 上分遣廷臣行祈禱
于名山大川復命疏放罪人時廷臣方請削乙巳

大妃歎此心熟

之勳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 恭懿王大妃歎
此心 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
大妃 公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

削勳復尹某桂林君

月庚 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公何以
病殛 爲若此我爲明公不取也守慎不能答○十八
妃欲 月○恭懿王大妃疾甚 一

一日 上問安後因見[廷]日削動 先朝至重之事不
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
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
大妃痛哭
階 大妃發聲慟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仰首良
久佫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
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嘆
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
報 上所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
白于大妃當削動
相對涕泣 上白 大妃曰當削動矣願安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
追記

六月　恭懿王大妃不豫　上命八道疏放
大妃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
瑠職牒　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
違啓達不盡言　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
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未允或謂右議政盧
守慎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喧笑若見公
来四座咸肅然斂容館中凡有所議惟公言
是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
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名達何如耶今者
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須日　恭懿殿未寧
請〻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
公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
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公何
為若此我為明公不取也守慎不能荅　○十
月○　恭懿王大妃疾甚

一日　上問安後因筵見日削勳　先朝至重之事不
敢擅改故不能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
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為未亡人輒改乎　上退未及

大妃痛哭

猶　大妃發聲慟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仰首良
久侶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
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嘆
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
報　上所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

白于大妃還削勳

相對涕泣　上白　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
筵記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

大妃使人謝退

能視言未了〻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〻上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虛偽

如乙巳者也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終始侍疾別

尹某侍疾無邪講

無邪議而　仁廟招領議政尹仁鏡命傳位于

明廟兄亡弟紹名正言順更有何虞乎只是姦臣

嫉善貪功網打士類乃籍偽勳小人之行詐欺天

恭懿殿坐受誣辱三十年

未有若此者也　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

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彌留廷議甚盛而自

上不能快從　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

順

纂承而翌日　薨逝嗚呼哀哉

辛巳

恭懿王大妃薨

辛巳　恭懿王大妃薨○十二月以削(僞)勳事　下教
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榮製教辭以進文拙而意不
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詞明意備以曉諭

李後白改製教文

中外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改製人皆
嗟貴榮之少意思也

戊寅

萬曆六年戊寅

今上十一年○二月乙未葬　仁聖王后發引之
時路癸(所)大風吹倒帳幕覆于大轝上傍無侍衛執士

李某以以削勳為治之幾

只有皂卒喧噪而已聞(者)憤痛○李珥還歸鄉里時珥
每懷憂國之念以削僞勳為向治之幾且念　主上
遂記

在疾故上來欲得入侍極論時政因請嚴胥而自
上視之邁〻無接見之意故辭疾免

萬曆七年己卯 白休庵卒

今上十二年〇九月〇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
仁傑卒仁傑少從趙先祖學深服其為人及己卯禍
作之後雖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乙巳
之難言 啓者之非得罪竄謫者累年朝論漸解還
居鄉里今 上朝被擢用不久陞亞卿 上每重其
氣節眷顧甚優

辛巳

萬曆九年辛巳

今 上十四年〇二月〇三公六卿往審 靖陵而
還先是 明宗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普雨誑文定移靖陵

中廟陵寢于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
王后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奉中廟之陵于其
地文定頗信之權臣尹元衡逢迎慫慂贊持諸
大臣大臣安玹等皆依阿不敢違竟成遷　陵之計
將於　文定萬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
功費累巨萬每年江水漲入　陵前齋室半沈於水
輿情悲憤　文定之薨不得已改卜他處故物議湝
欲遷　陵而廷議以再遷爲大未安故更審形勢還啓
曰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無滲潤之患且無轝翣之
勢只當以土石塡築地勢卑下處以退水勢而移造
遷記

朴謹元輕巧甚爲士類所賤且於

朴謹元

齋室于高燥之地爲宜 上允之○五月 仁聖王
后之喪謹元爲守陵官懷戀妻妾至發心疾以至
於遁人皆以爲托病

四十五歲庚辰經筵日記成先生自出身以來常
記明廷私議關於大體可爲後法者纂成此編始
於 明廟乙丑止於 當宁宣廟是歲皆手自權寫
爲三冊或曰壬午癸未兩年事亦有別錄而今亡
矣○牛溪先生曰此編最多格言可以垂視百世
見斯人之爲青天白日極爲關重非他文比也

國朝彙言 江陵金始 著 本稱東國彙言

引用書目

國朝寶鑑　宣廟寶鑑

肅廟寶鑑　上同　櫟翁稗說　李齊賢

龍飛御天歌　鄭麟趾　太平閑話　徐居正

華苑雜記　上同　慵齋叢話　成俔

彝尊錄　金宗直　青坡劇談　李陸

秋江冷話　南孝溫　陰崖雜記　李耔

龍泉破寂錄　金安老　思齋摭言　金正國

稗官雜記　魚叔權 也足堂　謏聞鎖錄　曹伸

安老號安國

國彙

退溪言行錄　李德弘　破寂雜記　曹植
石潭日記　李珥　眉庵日記　柳希春
聽天雜錄　沈守慶　圃樵雜錄　任輔臣
懲毖錄　柳成龍　雲巖雜錄　上同
清江小說　李濟臣　梧陰雜說　尹斗壽
月汀漫筆　尹根壽　甲辰漫錄　尹國馨
聞韶漫錄　上同　松窩雜記　李墍
東閣雜記　李廷馨　苔川雜記　閔仁伯
寄齋雜說　朴東亮　象村野言　申欽
五山說林　車天輅　丁戊錄　黃有詹

白沙北遷錄 鄭忠信 晩雲日錄 上同

識小錄 許筠 於于野談 柳夢寅

月窓夜話 興仁君俠 芝峰類說 李晬光

延平日記 李貴 柳川劄記 韓浚謙

樂全堂漫錄 申翊聖 再造藩邦志 申炅 華隱

畸翁漫錄 鄭弘溟 竹泉閒話 李德泂

荷潭破寂錄 金時讓 涪溪記聞 上同

癸甲錄 安邦俊 隱峯野史 上同

胡字恐誤

建州聞見錄 李民寏 長貧胡撰 尹耆獻

己卯錄 金堉 海東名臣錄 上同

國彙

冶谷三官記 趙克善
眉叟記言 許穆
崇孝錄 上同
青野漫輯 李喜壽
公私聞見錄 鄭載崙
閑居漫錄 上同
後自警篇 金昌集
海東樂府 沈光世
前言往行
菊堂俳語

閒溪漫錄 姜栢年
南溪記聞 朴世采
日月錄 李星齡
艮齋漫錄 崔奎瑞
因繼錄 上同
感異編 上同
國朝典謨 李世璉
東儒師友錄
鵝城雜說
雪埜謏聞

晴窓軟談　申欽　逸事記聞
續玉錄　鯸鯖錄　李濟臣
朝野記聞　徐文重　國朝記事
紫海筆談　金時讓　秉亂
續雜錄　歷代総要
歷代総目　歷代総錄
瀋陽日記　隨錄　柳馨遠
野言別集　國朝謨烈
瑣談　亂離日記
大東韻玉　壬癸行朝錄
國乘

南宮錄 李廷龜
丙辰丁巳錄
壬辰雜事
海平家傳
辛永禧師友錄
己丑記事
喉院便覽
前言往行錄 許曄 草堂

景賢錄 李楨 龜巖
戊寅記聞
蘊齋日記
安氏追錄
白沙手錄
松江時政錄
玄湖瑣談
乙巳錄 安鴻

后妃

文定王后嘗與諸功臣夫人設宴於後苑雖寡婦並（百齡妻不肯揷花）入參文定先揷花以次勸之林百齡夫人低首不應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欲與諸夫人穩叙同事之意予亦未亡人猶自先揷以爲從容歡洽之地夫人不可不勉循之也夫人猶以不敢稱之固辭竟不從蓋其天性嚴厲有若男子文定極其厚待而亦甚憚之 寄齋雜記

廢妃

順懷世子（順懷明宗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婿安德大之切

國彙

元衡符同卜人納大任女于順懷黃女腹痛

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既裝玉柱以為最吉親（納之）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　上以為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死故選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薨尹嬪至　宣祖壬辰卒未及葬倭入京城遂失其柩 東閣雜記

戚里

元衡德李浚慶免乙巳禍

元衡為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公浚慶止之曰宰相同生猶可為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可不保此職乎

仲悅中

元衡德之及乙巳獄起李公以仲悅之叔父出為平安監司陳復昌疏陳幼沖嗣服之初不可無　先朝

善人即台還皆元衡之力 月汀漫筆

養士氣

論普雨館學出館 明宗朝館學諸生請誅普雨屢疏未得請空館出太上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諸生無往者朝廷請朝官之爲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繼月餘 西崖雜記

斥左道

兩宗禪科無遮會 文定垂簾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鄭萬鍾進普雨 宣陵奉恩寺爲禪宗以陵光奉先寺爲教宗自壬子始爲禪科初試會試講經製述賜牌畧倣文科八道國彙

戴明宗乙丑

寺刹一時鼎新乙丑大作無遮會於檜巖寺所供緣竭國力八方僧俗奔走塡咽時四月十日也八日乃僧家覽揆之辰稱以是日行事　文定遽以七日薨逝僧俗驚愕散潰當初以粉米數千餘斛作飾其色赤如血染人甚怪之事竟不成　荅泉雜記

松都焚淫祠　此条當啓

明廟丙寅正月松都儒生焚松嶽淫祠　王大妃使中人往止之儒生不聽　上命禁府拿來儒生欲治其罪廷臣多諫之館學亦上疏爭之得釋初作祠于松嶽名曰大王祠奉國奔波男女混處多有醜聲儒生發憤焚祠毀像識者快之　乘谷日記　竹泉閑話云松都生員姜姓者率儒生焚祠慈壽[illegible]

災異

鷄異應女禍 中宗甲戌間鷄異疊興或雌化爲雄或生三足如是者不可勝記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武后稱制雌鷄爲雄韋氏擅政鷄有三足妖鷄之應皆有女氏之禍識者憂之 龍泉談寂記

王大妃誥命被燒 明宗癸丑九月景福宮火思政殿以内皆延燒 大王大妃王大妃誥命亦被火燒 攷事

順朋等因日變追褫 明廟丁未十二月初二日日無光日上下有圓影如日又有赤色 上招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等傳曰遇災恐懼之意仁鏡等回啓此似有日上有戴非變而

國彙

烬 明宗集間譽諫済解

反為喜衆為 慈殿進豊之宴廢而不舉至為未安

云云皇甫遇處名大臣欲問修省之道而反進諂媚之言可發一笑 東閣雜記

忠義

金河西忠節

金河西麟厚字厚之嘗以玉堂侍春坊特被 中仁二聖恩遇 仁廟在東宮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竹賜之 中廟末年乞養為玉果縣監聞 仁廟暴薨即棄官歸長城遂稱病濕不出戶庭 明廟以弘文校理徵之應召登途於行路載數石酒路傍村店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如是十許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 每以六月晦前七月之

終痛飲沈醉一切不省人事遇孝陵諱日輒入山省中慟哭竟夕而返蓋有至痛於仁廟上賓之日而爲難言也庚申正月卒年五十一遺命勿用壺果以後宦爵寄齋雜記互於于野談

氣節

金河西感孝陵詩 孝陵禮陟之日金麟厚竟夕慽然無所依薄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失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昔年失偕老目暗衰髮齒潛潛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栢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名臣錄

國彙

尹潔赴陳復昌御書大宴 長貧朝撲殘異名臣錄出 休窩雜纂 名臣錄疊出

趙士秀不訪陳復昌 名臣錄疊出

趙松崗士秀為大司成三年每仕新部路徑陳復昌之家絕不歷訪復昌置陪吏門外凡過門不入者輒吉松崗聞之自後不從梨峴路改路從於義洞復昌又置人於〻義洞兩洞之松崗終不一訪 月汀漫筆

節義

柳婢甲詛呪鄭順朋

明宗乙巳鄭順朋搆柳政丞灌以謀逆其家屬藏獲並沒為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五聰慧絕人鄭甚愛之衣服飲食視如子女甲又先意迎合隨事盡誠每遇舊主則必罵辱之曰彼嘗遇我少恩我以

此報之鄭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寶先鄭詰甲甲泣曰自吾來此愚遇無比何苦而為穿窬之事鄭疑而釋之甲嘗與其少奴通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將引汝為證奴大惧甲因言曰吾欲穰之須覓新死者支體來奴所得度死人一臂與之甲密納于順朋枕囊中未久順朋遘癘死厥後鄭家覺而撈之甲即罵曰爾殺吾主即吾讎也吾欲死之久矣吾今報讎知死所矣尚何問哉竟死之 芝峯類說

勳臣

明宗乙巳鄭順朋李芑等謀殺尹任柳灌柳仁淑錄 改保翼為衛社

國彙

保翼功臣二十九人又以金明亂密告戮殺桂林鳳城
兩宗室改保翼為衛社功三十人　宣廟丁丑追削
之（本冊無見）

推官勘鞫

勘鞫時推官之並録作偁於乙巳權奸不可以為法
愚伏集

權勢

元衡受貨貂皮白短大艇蘭百斤高致初仕

尹元衡為兵判差一武人北道權官武人之任送箭
筒元衡怒曰我不學射焉用箭投之樓上未幾武人
罷官歸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謹呈一箭
筒未曾覽否元衡疑之命婢取來鑰匙緘封貂皮溢

出上觸于樑撒于庭前元衡驚喜即除饒邑元衡敗
後有人僞其宅見壁上反糊一紙諦察之白粒三百
石大緞一疋並納云其受貨類此又爲吏判時有人
納蒲累百斤求補參奉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郎官
秉筆促之元衡和睡而荅曰高致高致者蒲之俗名
也及受賂胄吏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
士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辨其真僞談於于野

明胤父事李樑

明宗朝李樑當權金明胤奴顔父事高躋崇班搖尾
攀附極呈醜態時人目爲侍養至有父少子老之譏
國朝記事
國彙

權奸

安老復用

中廟庚寅金安老曾以專權得罪竄出而其子延城尉禧尚 仁宗姊為駙馬至是陰圖還朝使其黨蔡無擇唱言春宮孤危必用安老為羽翼朝議靡然無敢難者又使其子禧朝夕言於左相李荇之門遂得復用

丁酉

治川碑及寄齋雜說

丁酉歲 中廟密謂刑判尹任曰爾欲廢中宮云然耶任曰此必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必以保護東宮為言先起大獄驅陷諸人安老不去

編年及演僉載

演作淵

此禍不止 上曰非爾無可圖者任遂與大司憲梁演圖之梁編年曰很傳門旨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視前後之旨且

曰公猶以為疑則啓曰當為政以承旨為左尹以執義（編年並下云司諫）為承旨以其驗也約既定果會兩司官於中學曰有大事可議吾當搆章以待之（因故遲之）蓋嗢老安子禔聚專之日安老方會客千萬無他疑也俄而政事命下果托以腹痛起如厠遲遲待之吏言承旨已為右尹矣又告曰執義為承旨矣執義蔡洛安老族黨也於是（編年昌而蔡無擇當叔猶以有不痛由洛升承旨共言不吉以入啓）即出囊章曰吾有所受勿疑也（編年只大司諫黃憲發啓）一啓豪允（齋宗稗說）上

刪

命宣傳官發卒圍其第押送配所至葛院賜死安老

安老死葛

少時推命於中國卜者書與之曰極富極貴但死於葛至是果驗（倚溪記聞）

國彙

玹異尹安仁殺安老

疊楓 輯明 除記 聞 載國別 編年

朝野僉載玹異曰金安老擅專擧朝畏之叅判尹安仁即文定從容謀去之秘啓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妃大駕倖上至而邀上陛問答曰今當見廢故悲耳上驚問其由以安老

或曰金安老之秉權以禍賊之獄而保護東宮則假即欲誅之畏其推重也安老之被罪以動搖內朝而秉權誤世則亦其餘事也當其逞禍至親厚誣宮闈之時探閫輩奇事宮默及見內旨乃敢論奏豈可謂爲公忘私而補其職者哉况當時大臣曾無一言甚無及其敗也反以補慶其情態也可羞也然一言而敝曰莫不由於人君之一心好惡如彼之輩有不足言者宋之王曾所謂也不足謂出於正而當時不以爲非者以曾不由於內貴也閫輩豈不表聞哉 見國朝編年

復昌母淫人

陳復昌乙未松京親試擢壯元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録事去官或云其母累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能文善寫爲尹元衡鷹犬屢起大獄目爲毒蛇官至

復昌母置死

副提學未幾元衡厭之竄三水又以在謫中作樊圍籬安置而死 東閣雜記

安老子元衡元老芑元祿順朋應臏百源自惟咸兄弟父子叔侄相諫相殺

凶人爲惡之極雖骨肉至親不能保其愚義安老之用事也其子季於涕泣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弟元老芑陷其侄元祿順朋之子應嘗諫其父而其弟臏又圖害之元老之子百源又圖復其父之讎附於李樑而謀元衡近者自惟咸兼已丑之變陷其從兄

國彙

惟讓及其侄振民興民等觀其陰凶肆毒之狀前後一律亂兼

許通元衡妾及妾子女為嫡疊見經筵日記明宗二十年八月及十一月叅看

明宗己酉饋乙巳傳勳衛社功臣於闕庭傳于領相李芑等曰尹元衡有莫大之功而他無可酬之事其良妾子女許通為嫡可也芑等回啓曰祖宗朝有大功者許通妾子女有前例 上教至當非但此也有大功而不為一時至為未安請陞資遂以元衡妾蘭貞為其妻其子女許通為嫡

請陞資下國捐編年云三啓不允當誤

士禍

士林不得保性命

我國士林名者多不得保其性命至己卯乙巳之

禍儒宗巨卿下及臺閣莫不被殪 冢村稿

大臣

盧相國 喑宜用 治腫

盧蘓齋守慎少時以玉堂被譴直聲播於士林及自珍島還拜相無所建白守愚堂崔永慶譏之曰盧相國之宜喑用之治腫蓋治腫用未言前喑故也 於于野談

論劾

松江姊

鄭松江澈伯姊為仁宗貴人 尤庵集

方伯

林百齡 李退溪 啓晦齋罷職

中宗癸卯憲府啓罷慶尚監司李彥迪以訟者侵咎監司累刑殞命也刑杌之權固在監司見其奸惡則

國彙

理當治豈施私怨於一訟人哉林百齡粗俗不學持平李滉儒者而亦然金宗瑞爲嶺伯時有如是者卽令於前刑問致死物論不韙未聞待之如是其薄也

櫟齋日記

竄謫

李無強罷周謫人

中廟朝李無強爲北道御史有周給乙巳謫人者摘而罪之及陳復昌敗無強亦竄慶源府今相戒是乃前日罪謫客者也無顧見者李浚慶曾爲兵判無強劾之至以爲才兼文武不可使掌兵權後浚慶爲

東皐以德報怨

巡邊使到慶源見其所舍憫之厚遺食物或有哂其

以德報怨 日月錄

李贊成彥迪謫江界適值寒冱衣裘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武人使燕還中路遇之語人曰斯雖人得罪朝廷豈使之凍死乎遂脫裘贈之公受而不辭 丙辰丁巳錄 （張同知脫裘贈晦彙墨壹見楓輯雅堂叅見）

柳眉巖希春乙巳之禍坐謫鍾城者十九年窮居喫苦讀破萬卷著續蒙求以惠學者吉州以北從學者甚衆至今猶稱爲柳正言其夫人亦能文章獨行萬里從眉巖于鍾城過磨天嶺題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 （眉巖居謫 眉巖夫人赴謫題詩）

國彙

輕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石溪記聞

[蘓齋居謫] 盧蘓齋守愼謫珍島〻守希時宰旨困辱百端曰罪

[罪人不得玉食] 人安得玉食至賀粱米于山郡以給之 荷潭錄

[避寇光州] 明宗乙卯盧蘓珍島是夏倭寇入島搶掠公避寇至

光州寇退還入島 年譜

降號革邑

[降忠州爲縣] 明宗己酉因李洪男誣告殺李洪胤康惟善等忠州

北面盡入魚肉降忠州爲惟新縣 海東野言

制行

[盧謫居不近女色] 盧蘓齋守愼謫珍島自持刻苦不挈女奴太守送一

官婢之未経人者炊之晝則執役夜則寢於戶外蘼
齋令退去婢曰太守之令也不敢退如是者経一年
雖隆寒不怠蘼齋憐之許入戶内如是又一年猶不
近之一日蘼齋問曰汝從謫人今三年矣年已長成
義而許納
可退去嫁夫婢曰服役三年情義已篤不敢退也蘼
齋義之遂納為妾生一女即坡州牧使許徵之妻也
蘼齋有還挈來共享富貴三十年云樂全漫錄

鑑識

甫聖主人
中廟之喪仁廟即位華使見之將還語館伴曰甫
主聖人甫國小邦不相稱必不能久為甫君鵝城雜說
國彙

高士

北窓諫父礦圖兄 鄭北窓礦字士潔順朋之子也生而神異當其父上變時力諫不聽又為其弟礦圖居处外以終坐化于明宗四年〻四十三盖其悟類禪其逝類老其教人一以聖人為宗其弟碏従兄詩修煉學年七十二徹病坐化 本集及眉叟記言

豪放

錦湖臨死詼諧 林錦湖亨秀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賜以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経也刑官聽之遂入室旁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卧

一隅拊髀而笑曰平生書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經

偃謔退溪

此雖非莊士家法而亦可見公之豪爽氣槩矣又與
文純公同在湖堂偃押談謔無所不至文純每只曰
反俏傍人曰彼所不堪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此

賢於東坡

則其孰敢焉然吾終不謂景浩姦邪豈不賢於東坡
耶一座大笑 尤庵集

朋友

眉庵救河西癘

金河西麟厚未第時在泮中（柳行狀云以生員在泮）病癘將華人不敢顧見

疊楓

柳眉巖希春為館官（行狀云學諭又云與河西同門友）惜其人舁置其寓晝夜救視卒

氣節

得更甦河西之感及眉庵竄鍾城有一子駭甚河西

恭

國彙

將贅之一家共以爲不可不聽而卒諧其姻人兩多之識小錄

風習

學爲公禁

自己卯乙巳士禍之後學之一字公相禁戒如鴆吻毒堇辛栗谷先生出而一變而爲慶曆之文明矣 尤菴集

處變

退溪過陳復昌

李退溪丹陽赴任時就見友人閔公箕閔公曰不見陳復昌而来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隣今来見我而不見陳必深憾同朝之義隨例一往何妨先生仍過復

疊、

疊名昌復昌出迎驚喜明日來別于南公應龍家欲為啓（臣錄叅）留先生翌日即發行後復昌屢通簡詩先生一不答焉先生語及此事深以見小人為辱退陶言行錄

（藕粲造陳復昌家）廬藕齋嘗與陳復昌同入試場其後一造復昌之門留刺而退復昌深幸之每持其刺誇示來訪者曰寡悔訪我值我不在而去此其所留刺也丁未壁書獄公得罪復昌力救流配珎島十九年始得放還超陞至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愿得罪謫甲山公視復昌子（視復昌子如家人）如家人每來不通名直入云月汀漫筆

國彙

楓巖輯話　柳光翼 編

中宗朝壬辰朴嬪賜死事記畧

灼鼠之變

嘉靖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朴嬪所爲賜朴嬪及福城君嵋死而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賜死自餘連累被罪者甚多鄭光弼鞫獄時以爲浮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而不可得時金

金安老

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貞是積罪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又於闕

臺廳懸像木牌

内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

沈貞竄死其兩子皆不得其死南袞無后洪景舟之壻王子鳳城君岏被禍天之報施可謂昭々矣見國朝編年

正言鄭㢞護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諸臣議之 上曰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書筆與前書無異豈死者更来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所為乎今予意焼罷則朝廷自靖也領府事鄭光弼啓以大獄不可數興焼罷之教至當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思等啓糊只請 上裁禮判金安老曰今見書體與前書生熟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掌令秦無擇力主推窮之論大諫尚震啓両翁主使之歸鄉僕屬隨去則禍稍息矣執義金希說司諫尹豐亨掌令柳世麟

野言別集曰沈貞皆以爲金安老殺之果有力然一時被罪者固多矣獨於貞也
中廟竟殺之又杖殺其子則豈獨安老之所能爲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注謂貞曰東
宮灼鼠之變及係矣貞遂以其說白於 上朴氏之禍遂始於此朴氏未廢之前嘗不
詠貞而不欲殺之及成勢之後論救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由於安老而殊不知
咒也廣偪之也此必 中廟帝蓄殺貞之心特因其機而發之耳| 見國朝稱年

沈貞竄死其兩子皆不得其死南袞無后洪景舟之婿王子鳳城君岏被禍天之報施可謂昭昭矣見國朝編年

正言鄭従護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諸臣議之　上曰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畫筆與前書無異豈死者更来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所為乎今予意燒罷則朝廷自靖也領府事鄭光弼啓以大獄不可數興燒罷之教至當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思等含糊只請　上裁禮判金安老曰今見書體與前書生熟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掌令蔡無擇力主推窮之論大諫而震啓両翁主使之歸鄉僕屬随去則禍稍息矣執義金希説司諫尹豐亨掌令柳世麟

持平安玹獻納林鵬正言崔輔漢等皆啓以不可不窮
鞫 上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度妻使㳂往夫配
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沈光彦尚震等合啓請鞫
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副學權輗典翰趙仁
奎應教許沆修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上箚論鄭光
弼於朴氏交結甚密物論歸之及權奸之敗 徐救
洪礪之家尚為進取之、太史公曰光弼之言直
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其古
所謂欺天者乎 松窩雜記
仁廟幼時有庶母朴氏挾妖術謀欲危 仁廟事覺
楓話

中廟大妃竄殛而其子嵋及二女亦得罪　仁

仁廟疏訟福城冤

廟及長知之手為疏訟其冤其疏見列聖御製　中廟力

庇而旋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得見此疏情辭

俱到非　上聖德曷能及此　竹澗閒話

仁宗朝記聞

仁廟沖年聖德

仁廟在東宮時開書筵開卷進讀忽　玉色慘沮徐

命宮官曰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蜂入袖螫

之甚急縱已去之耳方沖年聖德天成雍容如此　公

私聞見錄

時中宗喪慈殿文

仁廟居諱闇執喪盡禮奉　慈殿至孝羣下請節哀

之

以保 聖躬不從日以違豫乙巳六月二十七日雷

仁廟執喪

震慶會樓柱 仁廟方疾篤問曰雷震何處恐 大

雷震後問安大妃

妃殿驚動速遣内官問安七月初一日上仙 仁廟

有上聖之姿毓德春宮三十年及即位中外以爲太

平之治可見遽爾禮陟朝野悲慟若喪考妣遠方儒

生以至庶人裹糧奔哭闕下者相繼不絶東閣雜記

元老兄弟讒間兩宮

仁廟自在東宮尹元老元衡讒間兩宮必生禍變

及 中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廟不自

安而元老尤爲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

梱話

翌日三公六曹參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三

元老付處時後慶獨不可

司亦啓之 日乃命付處外方未幾柳灌等被罪元
老召還初議元老時獨參判李後慶以為主上新
即位母后至親不可罷之衆不聽時 明廟幼冲大
小事 慈殿權同聽斷上同

下密旨元衡

明宗朝鄭順朋李芑尹元衡等構成乙巳士禍
上冲年嗣位 文定垂簾乙巳八月下密旨于禮曹
參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

中學一會

諭于大司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於是兩司會于中學
齊仁光準發議欲罪任灌等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
登李彥忱持平金礸閔起文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

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爲當 主少國疑之時
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因此論劾大臣議不定而
罷翌日鄭順朋林百齡李芑許磁等來啓國有大事
請面對 上及慈殿出御忠順堂仍召領府事洪彥
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李彥迪兵曹判書權橃左
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禮曹判書申䂓判尹尹
思翼及兩長司官等入侍芑等請論尹任等罪

休庵獨啓

任罷仁淑遞藩獻納白仁傑獨啓曰事雖微細猶
當光明正大今內降密旨大歷事體且閔齊仁以爲
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

楓話

垂簾教

極可寒心是日下仁傑于理教曰尹任包藏禍心謀
害宮闈東宮失火後造浮爲言亂惑人聽在法不赦
只從寬典安置絶島柳灌陰結尹任謀危宗社柳仁
淑連姻尹任之家互相締結并遠方付處權撥進啓

順朋疏

力救而已順朋上疏論任等罪語極之慘又論權撥
營救之非 文定御忠順堂洪彦弼尹仁鏡權撥李
芑李彦迪丁玉亨安名世等入侍於簾中以順朋疏
示之曰 宗社大賊卿等何伸救也今試見此疏彦
迪涕泣請貸洪彦弼請斟酌處之磁百齡等陽救陰

賜大臣死

激 文定命賜任灌仁淑死遞權撥賜順朋芑等保

作翼功臣

翼功臣號 竹澗閑話

中學一會

乙巳禍作中學一會閔齊仁金光準持密旨覈削同僚將論三大臣置之大逆正言金鸞祥抗言不從執義宋希奎曰我則雖寸斬兩碎之必不從也諸臺諫柳希春朴光佑鄭希登白仁傑聲色俱厲金儲或起或坐憤氣勃勃李彥忱閔起文惟仰天太息齊仁懇乞終日不從其議邪黨震駭 乙巳記聞

李彥迪密告醫員言

院相李彥迪密封單子入啓其辭曰醫員朴世擧謂臣言 仁廟大漸之日手書小紙使尹興義覽之曰解見否興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 仁

楓話

李德應誣服

廟傳教醫員亦忝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之
尹任父子倫爲壅爲醫時外戚入侍禁中任則無識武夫罔有不
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出非刊惜 荷谷野言
李德應尹任之婿也登科爲注書乙巳禍作安世遇
密告被繫德應使其宰文應求活於奸黨林百齡知
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誣之曰若指任等爲逆
則非徒免禍亦且策勳德應愚妄冀其幸生遂發無
根之言誣服謀立鳳城之事及臨結案始驚見誣顧
諸人涕泣曰信聽奸人之言以至於此天地鬼神之
有愧恨之心矣竟論坐逆 乙巳傳聞錄

安世遇 毛栟

進士安世遇撿論尹任婢子毛栟稱名者云且常出入
大內傳通諺書者也請鞫之先是有拾得紬囊盛諺

闕庭諺書

書於闕庭者其書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
日夜降位欲移大位於某處某處政丞處處通之非

恭懿殿 仁宗王妃朴氏殿號

日下教之事勢難為之云云認為任通于恭懿殿
之書而遺失道中此乃奸鬼輩欲誣灌任等為謀逆
自造其書故遺闕中而獲納者也仍捕任等之奴
婢及女婿李德應等鞫問獄成世遇錄勳世遇自少

世遇告朴應立不下馬

奸邪無狀家在莊義洞其友朴應立嘗往見偶語吾
今日過延秋門馬蹶不得下馬於心未安矣世遇作

楓話

騰

色曰汝然則犯國法矣我當進告即聞應之于室中
戎家人守之遂詣政院告應之罪承旨咸陋其妖妄
世遇乃退其平日心術如此 東閣雜記
尹任 仁宗之舅也以武夫在 中廟朝階崇政元
衡即 文定之弟也為人奸邪登第雖涉華要而見
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參為憤嫉士林一時

大小尹

躁進之輩又各有主所互相詆排有大小尹之說飛

忽降內禪旨

語漸戊戌年 中宗忽降內禪之旨中外莫測 仁

東宮失火

廟俾泣固辭乃止己亥東宮有火災藉藉指為人火

李霖上疏

大諫李霖等上劄有曰褻暱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

禍終成厲階云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 仁廟即位

（宋號圭庵）

初即擢元衡工曹參判蓋以慰 慈殿之心大憂宋

（宋劾奪元衡階）

麟壽等論劾踰月竟奪嘉善資一時有慮者憂其已甚欲其停論其從弟祺壽告以外議不聽麟壽之妹夫

（成號東洲）

成悌元清秀好古麟壽重之言無不聽悌元一日造

（宋不聽成悌元語）

麟壽同宿從容語不宜堅執之語終不回及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圭庵平日能虛己受善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及元衡得志禍與圭庵並被慘禍 東閣雜記

（柳防啓芑兵判）

柳灌掌令廷秀之子也稟性貞亮遇事慷慨嘗以銓長入侍親政 中廟特以李芑為兵曹判書灌即啓

楓話

曰芑以贓吏女婿不通清列不可授命由是臏蓋薩
巳憲芑之陰險終能亡國而芑之惡亦萌於此矣 乙巳
傳聞録 西平府院君韓浚謙草公論狀話云李芑即郡守光山金璽女婿

尹任賜死傳旨

尹任賜死傳旨畧曰任本以凶慝之姿久任城社之
勢始結三山圖栽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
之言或熒惑聳聽積成凶釁至于今日懼誅之心締
結權臣欲行脅膽謀危宗社情狀發露依律賜死 乙
巳記聞

中宗前妃章敬誕 仁廟而早世繼妃 文定誕
明廟而 中廟昇遐之後 仁廟即位一年又賓天

尹任踈闊或逢人下誅

元衡謂明廟眼疾

明廟以介弟承統　文定垂簾同聽政則一國權勢在　母后掌握也　章敬同生娚尹任以武官之經左贊成　文定娚元衡以文官方擅清要兩尹以椒房之親勢逼不相好者久矣而尹任武夫踈闊不以爲慮也　明廟登極未久有疾中外憂之元衡等秉人心危懼之時欲逞逐之計搆陷任而難其名嗾其黨老奸順朋芑等忠順堂入侍之時做作虛言啓于密　文定曰尹任自以爲　仁宗外舅有不自安之色請罷之　文定可其奏未幾元衡等又作飛語尹任以新王有眼疾未協其意云任亦不之覺或時逢人輒語

初竄南海忠州賜死

下白誣枉之狀益觸其怒久乃顯然發言曰尹任稍
存形跡不可使居輦轂之下熒惑母后以此遠竄
南海任行到忠州元衡等又啓曰尹任與其婚李德
應有隱謀請拿鞫德應則可知端緒德應為人愚妄
故元衡等預料其必發虛言有此媒孽嫁禍之計矣
逮德應遂誣服曰妻父包藏禍心意在其外甥桂林
君矣及德應結集取招時提筆大呼曰初以不死為
言故吾誣服矣若見殺則吾寧死豈有誣服之理乎
禁府劫捧而正刑任等遂賜死蓋乙巳之禍初出於
兩尹爭權而元衡奸巧凶憸姑舍之尹任亦有不是

玉梅香相爭不足

事有平壤妓玉梅香者眞國色也林百齡爲吏判時欒畜同居而任以故情怙勢奪之百齡含憤不已乙巳釀禍之時百齡爲羣從欲殺任誠可惡也 薛湖雜記

告鳳城

京畿監司金明允詣政院啓曰桂林君瑠乃尹任之三寸侄也任倩以爲凶謀瑠亦必知其情且鳳城君乃臣之妻至親也年尚稚弱全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稱美之者嘗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爲亂階者亦無保其必無也請亟速爲善處傳曰爲國啓之眞忠臣也 東閣楓話

雜記

桂林被執

桂林君瑫月山大君之孫於 仁宗為再從而坡原府院君尹汝弼其外祖也為明允所告命拿鞫瑫已延矣下書八道大索兔山縣監李坎男捕得瑫奴跟尋抵安邊境黃山中削髮為僧作土室以居搜之拿鞫初不服歷脉烙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乎鳳城君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灌柳仁淑皆以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為之矣

東閣雜記云黃龍山土室中獲之

又曰坎男超三資明胤錄勳

逆賊之明允錄勳已傳聞錄

史臣曰瑫之在延非他計也尹任既為奸凶搆死則

湫

瑠誅亦悲

瑠之必死固也知其安死順而受其正者士君子之
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識宗親乎既以飛語
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瑠之誅亦可悲也鳳城君岏
中廟之子母洪景舟之女熙嬪也為人聰明仁孝乙
巳禍為金明允所告兩司請置重罪自 上不聽後

鳳城竄昌平死

請閑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以離斷人往来又
不聽芑經筵啓曰 仁宗病殛尹任三子父入内初
以鳳城為君勢不可為然後傳位于 主上云云兩
司各啓遠竄亦不聽丙午秋兩司啓請斷以大義領
議政仁鏡右相順朋左相芑啓曰自 上教以骨肉

梅話

不可相殘此誠區〻之仁請念宗社斷以大義慈
殿下教大臣曰岏自幼既已出宮中養成雖曰年長
今纔十八何知前後事乎云〻政府六曹合啓不聽
兩司辭職而退逆命依延山君例竄配蔚珍得病于
平昌因爲配所命給米布丁未九月副學彥慤等上
劄云人臣爲逆賊所屬望而得全其命者古今未有
也雖不自知亦不可廢刑況其知之跡昭著無疑云
〻大憲安玹執義鄭惟吉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堪
尹玉大諫李蕡司諫尹仁恕獻納魚季瑄正言軸
沈守慶副學鄭彥慤直學元繼儉應教沈逢源校理

成世章南宮忭修撰柳景渓尹潔正字安名世等伏閤連啓不聽冬十月竟杖之遂命復官禮曹兩司爭之不聽遂停彦慤等劉論之遂遞兩司還收成命竹間閑話

被禍人

乙巳丁未被禍人贊成尹任右相柳灌吏判柳仁淑桂林君瑠鳳城君岏注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中悅叅奉羅湜叅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工正成可擇正言金磁著作安名世叅判宋麟壽牧使林亨秀吏佐李若水大憲具壽聃儒生安瑞順大憲李瀣刑死已上輪林沈荃叅奉成遇司諫朴光

楓話

佑掌令鄭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縣
監李致已上杖死 參贊權檄贊成李彥迪翰林趙璞舍人
李天啓臺諫權勿參判柳淑司成金振宗牧使鄭郁
吏佐丁熿已上竄卒 吏正鄭滋正言柳希春執義宋希奎
獻納白仁傑臺諫閔起文正言金鸞祥掌令李彥忱
注書孫弘績持平李湛舍人韓澍吏正柳堪已上杖流 臺
諫李震奉教李爓直長尹忠元正郎尹剛元安饒進
士許忠吉杖 進士金禧年杖 縣監梁允信吏佐盧守
慎臺諫李首慶黃愰博右尹權應挺參判權應昌李
浚慶宋純承旨李文楗縣監安景佑金應貞吏正李

元祿枚禮判許磁竄己上 正字韓顯金忠甲林畯文亨秀
承旨李閏慶判書慎居寬修撰朴良獻吏正李昌門
臺諫崔益國胤己上奸人羅織陷人之術未有如芭菁
之巧慝美囊書之僞撰李德應之教誘誣服毛麟之
譊辭引證如鬼如蜮不可狀言 鵝城雜記

安名世被禍

弘文博士安名世曾為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不避
後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芑指名世護逆修史不實
鞫于殿庭名世裂 書疏自古無殺史臣之時業情
上心陳復昌希鞫却而不受名世遂被誅胡服車
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淚 東閣雜記

櫪話

安名世史草

安名世遂被誅朝服一日尹任等死註曰 梓宮在
殯一日殺三大臣初則曰其心不安只可羅遞後則
曰謀危宗社果可以服人心乎二日 王大妃曰如
白仁傑輩註曰辭甚厲惡之三註曰諸臣之在上在前
者爭言在潛邸時極其推仰常有願死之心羣言雜
起口之鈍者或為利口所奪而獨兵判李芑嘿無一

韓智源激之

言蓋以首事之人為無以加焉及正郎韓智源激之
以鼓其史記遂就鞫獄臨刑其友安在裕飲之以酒

安在裕飲酒訣

訣名世曰好在仍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二子

勿教子 二子皆 不知字

皆不知一字云 東閣雜記

芑等慮後世請覽史草

芑等陷尹任等亦知後世公論有不可掩者乃訴于
文定請追覽史草即日親覽則史氏爲 王薨七

史草

日不用峯淳豆粥是日李芑爲相 殯側殺三大臣

李之菡握手相訣

之筆 文定大怒即殺史臣安名世々々爲人莊特
後邁棄市之日市人皆矣士亭李之菡平日與名世

元祿諫芑救退溪

交道特厚是日握手相訣芑將陷退溪揚臂大言于
同僚事將不利芑兄子元祿注深極諫見削職天以
斯文畀之於斯人芑雖不道其於天何 鵝城雜說

李浚慶告李煇令中悅閏慶移

李煇當初有擇賢之說其說傳播李相浚慶爲保全
門户計令中悅上疏自明李判書閏慶時在政院貽

楓話

書責之

書責其子曰我毎以李燁為生禍之人責汝勿交今豈買友求生　月汀漫語

尹潔詩禍

尹潔字長源號醒夫與後原尉具思顏為蒼竹友安名世之死具有力焉尹心竊之一日與思顏飲於麯

具思顏告尹

頭問曰名世坐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

具避馬落死

香江漢流水正洋〻欲知聖代無寃意着取王孫舞袖長思顏詣闕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世尹之就囚也道遇思顏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耶思顏避之馬驚而墮即死史氏曰思顏之証尹潔也自以為得計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詩曰不畏乎人不畏乎天信哉

尹潔不擇交被死

君子交遊不可不審如宮禁戚里之人則勿論善惡而必遠避之可也尹潔善士也嘗與綾原尉具思顔善一日赴綾原家乘醉語及時事曰乙巳陷害之人豈無擭亮傍有人預聞之洩其言於元衡則不旋踵而將有赤族之禍綾原懼其及己先告之潔陷死此亦為後人之戒 鵝城雜說

堪

柳堪抗辨仁宗祔廟

柳堪字克任甲子直臣軒之孫稟性嚴毅外坦內確元衡倡起邪議至作 仁宗為未逾年之君不欲禮祔太廟言官至齊對駁而為虐焰所制未幾停止堪 楓話

余按國朝名臣錄鄭文翼光弼編則丙子十月庚午
中廟御夕講參贊官金殿奏魯山燕山不可絕祀
上日見武定寶鑑魯山事關係且久已矣不可議
也出金居一班又於此書以武定寶鑑為名其或偶
然之相符歟二說中一說必誤矣而無處可攷今姑存

李延慶字長吉號懶叟廣陽君遜之後與靜庵相善
請劉道義己卯登薦科侍中郎其謹厚守慎涼惟
善 墓碣
老泰
老

適以親癘在告既出仕則抗直爭辨〻不阿終致
儒臣協力事歸於正當路之情恨固已甚矣是令時
中書局印出武定寶鑑吏曹郎官等欲印私件湛以
（武定寶鑑豈必印者）
正郎言書中紙地不敷豈可印此書乎佐郎韓之原
語芭曰湛以此書無足觀也又芭之元祿憂芭戒言
士林竊言觀叔父所為異曰恐為家禍此言浅于人
（柳湛李元祿安置）
兩司劾湛元祿請竄　文定教曰觀湛元祿所言則
其懷異心明矣拿囚決杖一百極邊安置　明宗朝
年命放還　乙巳記聞
（柳仁淑）
柳仁淑死後李延慶以事到京師鄭順朋往見敘懷

李延慶曰君少時與原明字仁叔交遊嘗謂伏義死節之人令
此乃死節何而死於此若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其不是
柳文貞誹然也順明色變去柳斯文貞在傍諫然[illegible]席前作舞人
皆畏之何為發此言以賭禍耶延慶笑曰耳齡字順明
我雖殺原明為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殺友之名無
利於己吾無患矣果不幸焉 乙巳傳聞錄
元衡 文定之弟也為人陰毒嗜利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為大君 仁廟之
安老奏放元老[illegible]尹任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金安老用事以保
護東宮為名欲以傾 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
楓話

大小尹

石潭疊

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安老既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宗甚不自安文定亦以明廟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及仁廟賓天 明廟即位元衡等欲乘時搆禍及與芑順朋百齡磁光弼等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欲謀叛逆將立桂林君瑠且惲鳳城之賢之指以為奸臣所推戴遂告于白 文定下密旨起大獄士類盡殲遂錄衛社功於是元衡之勢大震又恐元老爭權嫉有司論罪竟賜死矣權財利無不至又黜其妻以妾蘭貞為妻甚嬖之士林咸憤疾

下密旨

敢發言大諫朴惇首發啓削元衡職放于外尹春年
以附于元衡罷職 石潭日記

元衡為仁廟條不忍聞

元衡圖竊國柄斷斷非朝夕 仁廟昇御莫敢售其奸
嘗占燈佛舍以祈聖曆之不延又於木覓山神祠祀
有燈燭之光有人暗伺之則元衡手自焚香点燈頂
禮神座以祝々辭條不忍聞又於宮中埋木偶人為
壓勝之術盡人之壽夭雖曰一係于天而 聖壽之
不遐或者疑為妖術所中究元衡心跡直欲𧗾肉嶺
南野語

元老不忝薂憤

元衡元老既得志兄弟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忝
樞話

尹春年劾元老疏

勲多發怨言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略曰衛將元老賦性邪奸受氣貪濁與人言每發吾若得志必殺尹

疊朔 任之語或指 仁廟為愚暗或祝 仁廟早夭事〻

野記 皆稱內應言〻皆托內指又曰九年之間延〻以謂

聞 大王大妃為驕姬者此豈獨尹任構之也崇乃元老成之也又曰當 仁廟之大漸與主傳李建陽占其吉凶及其賓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顏曰 主上薨逝吾之心大滅矣且語臣曰汝以今日之功臣為可乎李芑年已七十餘許磁鄭順朋皆有病 大妃丁丑冊封今三十年矣豈能久乎此皆臣子所不忍

聞請正刑 上招大臣示其疏罷元老職尋遠竄賜死 竹㵎閑話

史氏曰元衡獨非逆賊乎

尹春年投疏以爲尹任 殿下之逆賊元老 仁廟之逆賊史氏曰後來見元衡兄弟雖貳當初則一也元老既爲 仁廟之逆賊元衡獨不爲 仁廟之逆賊乎 月汀漫錄

蘭貞飯魚 載甲子

元衡妾蘭貞炊飯數斛每一年二三度注豆毛浦等處投之於水欲爲魚施聞者以爲奪民之食施江魚奪此與彼不亦甚於烏鳶蟻螻之間于嘉靖乙丑毛浦漁人得一白魚其鼓如船獻之朝咸以爲變異之大成 楓話

上舍戲魚

均館有一上舍戲之曰彼以大形之物不能自食貪相公之施自海遠來竟為漁人之獲可憐也或曰其

行魚元衡死兆

魚自海遠行至江而死元衡之衡字乃行魚而魚之死乃元衡之死兆云 稗官雜記

文定既薨平日嫉元衡者並起攻擊而 上只出門

元衡蘭貞死

外蓋欲全私恩也元衡既出奴婢散之只有老奚二三妾蘭貞歸海西小瓶盛酖酒以自隨平日偶識璐歸驛吏一日謂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吾郎走海西奔告元衡曰拿命下已都事先聲已聞是夕元衡飲酖而斃 彥慤亦以馬逸折死蓋

罪通于天自有陰誅此兩奸之死是也 嶺南野語

鄭順朋在己卯間爲清議所容及乙巳黨芑陰謀人

鄭礦諫順朋

皆指目謂元也其子礦争之不已順朋怒而言曰余豈不知哉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之禍余不幸當此大變因知所措盖爲惡有二強戾狠情陰賊喜殺者惡之強者知其爲惡之不可而慴於積威爲惡

順朋惡之柔

者惡之柔者順朋是惡之柔者也 鵝城雜記

李芑素爲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爲内外締結

韓景祿通李芑

之謀嘗與族孫韓景祿作爲心腹互相往來潛通密闗連續於景祿之家自以爲得計而人莫之知也芑

楓話

稱簡誤傳柳判書

與柳仁淑俱為景祿之族而其時皆為判書一日芑使景祿有内通之事以若簡授其奴傳致于判書家其奴誤傳于仁淑仁淑見其書得其秘詭之跡言于人遂播于士林間芑因此怨仁淑入骨乘機搆陷擠加誅戮遂說於人曰殺此賊我心快矣　乙巳傳聞録

百齡為妓售奸

林百齡與尹任同開爭妓玉梅香百齡　中以逢謀乙巳之禍端在於此及誅任之後娶其妻妾分賜勳臣百齡求玉梅香為婢終售其計世以此益憤其奸毒　上同

林薦善百齡許判書磁當初同叅忠順堂之對謂以

磁有伸救士類意
磁論陳復昌因竄死
林百齡死
林亨遂笑許林死
許磁論尹某罪名過重

任等不自安遽羅灑仁淑竄任而已厥後因順朋之疏遂以謀危宗社正刑錄勳之後頗有伸救士類之意至曰謀危宗社罪名過虛磁則責曰我則不免爲小人矣且論陳復昌而反爲元衡所劾而竄死百齡則未久赴京道卒林亨秀在濟州聞訃痛哭曰斯人死我其死矣蓋以嘗保護只使謫窟也 寄齋雜記

許磁少從學於慕齋之門有時望初雖與順朋等同事而至加以叛逆魚肉士類非其本心故罪任等之時論以謀危宗社爲罪名過重厥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語常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稱疾避事及陳復

楓話

論陳昌復　昌拜司諫磁疏論復昌生地寒微賦性奸回司諫重
職也國政顚倒物情憤激而無一人爲　殿下言之
元衡劾　云、大憂元衡劾磁托以憂國陰護凶徒排斥爲國
許磁竄死　之人罷職後加罪遠竄而死 東閣雜記
李芑嗾　許東崖磁爲吏判時不聽請囑李芑因此作憾嗾司
李無疆劾磁　諫李無疆劾之許磁於柳灌柳仁淑論罪之後自以
閔齊仁　爲無功天地鬼神不可誣之三公啓曰磁與齊閔仁
宋淳　締結邪議及齊仁得罪然後又結宋淳等鼓動異論
磁竄洪原　此人爲邪論根之柢竟竄洪原 乙巳記聞
金明允少有善名以賢良薦擢科及薦科罷後明允

明允復入科場 還着儒巾入場屋復登第乙巳之難希權奸志誣陷
疊石 僔 鳳城桂林潜窺大位於是大禍彌天士林網盡及
明廟末清議復發群奸勢衰明允乃於經席啓曰乙
巳餘盡多有寃枉稍〻伸寃以慰人心及曹植李恒
等被召也明允欲阿善類白 明廟曰此輩若授以
臺侍之任其攏斷之術老而益巧士林憤嫉之白休
菴見明允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〻以為的論 石潭日記
閔齊仁 投網金鸞祥 金判書鸞祥乙巳名士也嘗以正言在家大厓閔齊
仁在間內年紀絕高而善類被誅之後自知為年少
楓話

齋仁削勳

徐時雄

廸效伏馬櫪獨抗疏

清論所不與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任歷入金公家先
投名緘俄有一小婢持函出曰方梳首姑之門內閨
大慚恚即命還家嘆曰我為人所撓不忍一朝之死
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閱歷二相常自憤恨
嘆曰當初只欲出任而已豈知展轉至此乎錄動論
嘗豈不愧乎語俾削勳尊其序爵 寄齋雜記
李晦齋彥廸負一時重望而時事無可與言者故不
發一言人或未厭於心生負徐時雄麤直人也在泮
中以書抵鄉友曰廸效伏馬櫪獨抗疏時人皆笑狂
直令觀先生一綱十目疏可謂貫金石豈若徐之所

言弌 鵝城雜記

李彥廸字復古學能文章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
多所著述深造精微但乙巳之難復古欲周旋隱救
士類故不能直言逢杖迫于權奸作推官以持訊善

郭珦嘆復古

類至於錄功郭珦被刑仰見復古嘆曰安知吾輩死
於復古之手守復古後悔遂與權奸之異竟削功遠
竄而死 春波日月錄

畳見石潭

權撥乙巳之難爲兵曹判書三大臣初被竄論撥抗
言竄逐大臣非其罪辭甚切直晦齋以院相在政院
見其啓辭曰驚若如此則尤挑禍階乃抹去言辭之

楓話

尤切直者樓抱膝而歎曰似此抹去則寧可不啓晦
齋卒改藁以啓猶被 文定之怒被譴而卒（石潭日記）

（白許同隣）

白休庵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
白貧也密旨初下人心洶洶大憂閔齊仁大諫金光
準亦受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與朝
餉問曰明日臺諫將論啓子有老母將奈何白曰既
許身于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嘆曰
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
子我為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小人

（小人亦自知）

亦自知矣　梧溪記聞

崔輔漢
淑白休庵

白休庵以正言拜昌平縣令爲老母日設宴遂得不
治諸監司崔輔漢黜之崔曾被劾於白人多言其報復
仁宗初崔以國恤挾妓坐廢　明廟即位大赦崔
復叙臺諫將論之白爲獻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
聞難知其眞君子不爲已甚何可復錮人於　聖世
崔遂免崔漢偵白之遲落護而白坦然不以爲意崔甚
德之竄者稍起臺諫異議者多死白肯罹于網而得
免者崔之力也　上同
宣祖庚午李浚慶白仁傑等前後力請　上命削奪
楓話

庚午削羣奸職 丁丑復三臣官 伸寃傳旨

芑順朋百齡彦慤等職伸雪柳灌柳仁淑等反逆之
名至丁丑命追復柳灌柳仁淑尹任等官仍削元衡
等偽勳三大臣等伸寃傳旨略曰尹元衡以凶狡之
人處肺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互相猜嫉及仁
廟禮陟 明廟即祚則元衡揚臂肆毒尹任特一机
上內也芑順朋百齡等相與附會始以任爲不自安
而灌等爲稍存形跡而投竄之敢效敦卞之遺智詐
爲諺書驚動宮闈遣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說及
順朋之疏上而任灌仁淑一時誅戮叛逆人臣之大
罪不敢服而正罪可乎又曰明允密告以任至親之

謟以致人惑以　之屹以致人疑巧為機穽終成
大獄林百齡誘徳應而誣那安世遇救毛儁而為謹
樽言在殯姿行杖焰咫尺禁庭血肉狼籍　先王
至親揎羅戕殺　仁廟外舅唯頼無遺端人正士駢
首就戮又有同鄭礥以順朋之子侫諫憂傷而死元
祿以芭之侄面爭而未免逆魁史華東直安名世並
璘竟被誅凜當初許磁首謀之人於錄勳之後以天
地鬼神不可誣之辭自底凜諭閔齊仁自參勳籍自
知未免為小人之歸悔恨之心發於辭氣人心難誣
峯此可知　乙巳傳聞錄
楓話

丁未禍

明廟丁未鄭彥慤誣成壁書獄

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彥慤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彥慤女子從夫歸全羅道矣至良才驛見壁上有書重關國家故取來封進　上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等及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等下彥慤所進書示之以朱書之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云云仁鏡啓曰見此書非迷劣者所爲也近來邪論飛騰此書不足取

應罪人入啓

實然見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因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啓鳳城君岏宋麟壽李若水一罪李彥迪鄭源

他本煇作焰

李煇等極邊安置林亨秀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等絶島安置權橃權應挺權應昌鄭惟忱李天啓權勿李湛韓厨安景佑遠方付處權橃宋希奎白仁傑李彦愾閔起文（黃博）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思元）安詯等付

許忠吉言德應誣服

處生員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伏招而已乃虛事也豈其實乎請拿問若曰依啓忠吉三省推鞫刑訊六次不服遠配彦愨又獨啓林亨秀與尹

又啓林亨秀

任同閈如爪牙腹心每言尹元衡當殺大言於廣座之中與尹任同心在可知矣只爲亂謫似歇 慈殿褒曰良才壁書見者非一而爾獨未啓可嘉林亨秀

楓話

梁允溫出官門事杖死

罪同罰異乎甚怪焉命賜亨秀死梁允溫以少尹任黨謫海南彥懿為全羅監司以允溫出入官府圖狀啓拿來死杖下彥懿後為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

彥懿以落馬死

馬且奔踶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人咸快之以為天

彥懿虐庸之任

道有知吏氏曰彥懿以虐庸之任乃至如此耶 東閣

雜記

錦湖賜死

林亨秀以濟州牧使罷歸羅州未幾賜死禁府郎馳至本州前例州官同進莅殺時適牧使判官皆有故梁斯文喜為州教授進去亨秀出跪聽傳教入辭其父母而死愍而許之慮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

之則亨秀不復入來只於庭中再拜而出其子年未

戎子學書勿赴科

十歲名戎曰勿學既去復召語之曰若不學則為無識之人學書而不赴科可也乃死林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氣岸卓犖時稱國光曾以修撰出拜會寧判官撫綏藩切得其心後善知事暹朝京路遇進貢胡人蓋近我國而居者也問通使曰爾國林亨秀安在未及

無以答胡問

對曰亨秀好人也聞爾國殺之云然否通使無以答

東閣雜記

執盃激怒

林錦湖多才好氣直向無前乙巳忤元衡出放耽羅元衡置酒以餞公喜飲元衡勸之多酌公持盃昂然

楓話

曰公果不殺我〻當盡量元衡色變而止公竟賜死
人謂執盃之言激怒也 葉海筆談

退溪沖菴嘆錦湖

林錦湖爲人犖落軒昂氣蓋一世且兼文武才退溪
每嘆其爲人曰奇男子死非其辜寃哉〻〻權忠定
撥在謫所聞林公死呼酒滿酌痛飲數椀曰此子亦
死矣失聲而哭 鵝城雜錄

疊石憚

宋圭菴麟壽爲人忠孝幼年丧母時未學禮任情過
哀所伏苫席因淚血腐爛棲廬幕其雛皆白人以爲
誠孝所感及立朝名重一世 仁廟初年士林倚俤
壽爲重而俤壽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羣奸側目

竟得重罪壁書之變芑等會審廳錄罪人名点其當
死者至麟壽芑大点之順朋曰惜哉此子厚悳人也芑
顧曰鼓擇賢之説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麟壽遂死
臨死捧毒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於死也其
後語芑人曰宋某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拘小仁
譬如作室欲作基址則雖有好花果不得不除治也
石潭日記

一朵梅花

宋祺壽圭庵之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以網打之計
言于祺壽曰圭庵將不免奈何祺壽曰荊棘蕪沒而
其中有一朵梅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荊棘乎計遂
楓話

圭庵事心實未安特地梅花

決棋壽竟系衛社勳在銅之臣目之 鵝城雜說

元衡謂棋壽曰圭庵之事心實未安棋壽荅曰特地梅花豈能久存人之生死莫不有限何恨之有 乙巳傳聞録

李瀣為忠清監司

李大憲瀣字景明退溪之兄也性敢於有為嘗以功名自許仁廟初芑新除右相公劾遞之貽書退溪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退溪亦貽書勸還鄉而自守公嘗為忠清監司有忠州從民崔賀孫者

忠州倅李致

窃取一鄉品官鄉會名目將上變為人所捕告邑倅李致轉報監司公以其誣罔其章命殺之李洪男嘗

（李洪男）有憾於公乃嗾臺諫誘以滅口謹逢拿公下獄受訊道死時當盛夏屍體腐爛自古受禍之慘未有如此者退溪長逝之意於是乎決然不回矣（寄齋雜記）

（李若氷）李若氷因壁書獄賜死子洪男亦坐謫寧越其弟（洪胤）洪胤乃尹任之婿也居忠州己酉四月弘男在謫所通（鄭惟吉元虎變上洪男書）書于舍人鄭惟吉（文翼公光弼之孫號林塘）校理元虎變言舍弟洪胤剛戾自用怨謗朝廷交遊術士作禍必矣欲以自達於朝而不得奈何惟吉乃其同婿虎變即妻兄也惟吉虎變詣政院上弘男之書於是拿鞫弘男辭連死者甚衆初不知弘男面目而死者亦多忠州一邑幾空康上

（楓話）

康惟善

舍惟善有氣槩士林推重亦入於弘允之招杖死人皆痛惜弘男放還除職惟吉甫燮等並論賞今上初其連累之人昭雪放釋弘男削職而死 東閣雜記

康惟善請伸靜庵冤

康惟善號丹川力學能文章為士林所重 仁廟践祚以館學生疏請伸雪靜庵之冤己酉名出李弘允之供辭就鞫死於杖下子復誠以才行薦用官至二品 乙巳傳聞錄

中殿即明宗王妃沈氏

李樑以 中殿之舅貪權喜事迎合 上意驟陞二品締結黨與李戡尹百源高孟英金百鈞等為其腹心勢焰愈熾人莫敢正視樑之子廷賓愚騃不曉文

倩人作表遂占魁數月之內歷敭清顯欲做吏郎時[神]
疊石吏郎尹斗壽不肯薦㮨聞而大怒吏郎懼其威竟薦
潭叅之及㮨爲吏判嗾大憂李墪等欲陷士林啓黜請奇
大升尹斗壽朴素立尹根壽皆奪官爵李文馨許曄
等皆得罪盖大升有名士林間文馨曄爲士林所許
斗壽素立爲吏郎時見忤根壽亦議論明白故皆爲
所忌也於是士類惴惴莫保朝夕府院君沈鋼指副學
奇大恒語㮨之失大恒初附㮨及聞鋼語乃悟同學
僚上劄論之竄㮨等于四裔 石潭日記
李㮨國舅沈鋼婦弟也愚而多氣儕流嗤笑之 明
楓話

植棵以敵元衡

廟驟加寵擢之自小官不數年陞正郎蓋其時元衡
擅威福　明廟內畏而欲植棵以敵元衡也棵怙寵
驕擅勢焰熏天一時嗜利之人李戡權信高孟英金
百鈞李翎等爲其腹心金明允鄭士龍元繼儉黃憲
品之人巧諛納交醜然無恥愼思獻本邪媚之人納
賂士龍買題得科因公論削科丐棵而復科事之奴如

尹百源

尹百源乃元衡之侄也惡其父爲元衡所殺亦附於
棵々之子廷賓愚騃不學癸亥謁聖擢魁中外藉々
皆言美術得之未踰月薦拜銓郎俄而棵爲判書以
相避而遞廷賓屬同僚薦柳永吉爲代其密友也其

時正郎朴素立佐郎尹手壽等不從其言廷賓御之
又如李文馨許曄不肯附樑奇大升尹根壽以後進
為士類推許樑黨忌之李戡為憲長並劾之沈義謙
義謙反樑乃為
樑之甥也初出仕路欲反樑所為時奇大恒為副學上
亦樑之黨也及樑斥逐文馨曄等物情大駭義謙欲
奇大恒
去樑密議于大恒〻〻知銅已通于內殿得其微
劾樑
旨乃學舘儒劾樑罪惡　上即允之又叙用文馨等
未幾加罪樑戡思獻信翎百源等遠竄孟英百鈞配
中道士龍繼儉廷賓及李彥忠李重慶黃三省趙德
源高敬命李誠憲善克誠尹仁涵等或削黜或罷職
楓話

洪天民不薦樑

亞長入承旨望

有菴東閑雜記

明廟惡元衡之專權欲擢樑以間其權樑挾其勢欲入銓時天官郎洪天民不從堂上有爲樑左右之者每謂之曰洪郎獨秉銓筆無乃有勞陰勸引樑爲援洪輒薦他人凡被銓薦者　上輒黜之蓋　天意在樑也朴判書好元新陞典籍洪以朴應薦　上托以關西饑必須良宰拜朴龍岡縣令洪亦不肯薦樑樑亦無可奈何要入中書朴大立爲舍人非之甚力　上乃超拜應教故事惟直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長並擬而已至是　上欲速用樑命

明廟經衛之患

可愧折檻

玉堂東壁兩司亞長并擬承旨遂擢樑為承旨因為
例至今遵行宗簿輔德之擬遂廢涪溪記聞
明廟既任元衡〻〻威福既盛莫之敢撓則又引李
樑使圖兩樑與元衡所爭者權柄也一小人新除一
小人又入則小人何時而去耶樑之擅弄國柄也
明廟又有經衛之患親策取士特以進退賢邪出策
奇大恒逢知 上意沈義謙亦承密旨乃發之一時
咸快之然槐里折檻之日亦逢知主意耶可愧也已
鵝溪雜記
仁宗即位臺諫啓己卯之冤其啓辭曰己卯之士無

休庵抹去明允

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為持平請抹去其辭曰君上
不可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皆正直之人乎薦
擧科革罷後復負冊袱入科場者此亦正直之人乎
此指金明允也時太學士朴祥等上疏極論靜庵之學
正及 上疾大漸傳于大臣趙光祖復等爵賢良科
金湜等還給紅牌乙巳七月 仁宗昇遐 明廟即
位尹元衡鄭順朋等又搆禍元衡曰己巳叛逆之人

削薦科

皆己卯餘孽也尹任欲得人心矯命復薦擧科旋李
芑啓于文定還罷之其實惡 仁廟也該吏欲收紅

旋旁出入

牌林百齡曰旋旁出入不須收也 宣廟戊辰太學

士浩仁憲李啓等上疏請以靜庵配享文廟朴大立盧守慎白仁傑柳希春等請贈謚從享於是憲府及

復薦科

大臣相繼陳達請復薦擧科追削南袞官爵 上從之至光海從享 萍湖雜記

明廟朝記聞

普雨

妖僧普雨多識諸經能詩善屬文居春川清平山遠近僧徒尊信之嘉靖中 文定垂簾設奉先奉元兩

兩宗禪科

宗當時釋徒聽普雨訓誨兩設無遮會于奉先寺兩親看袈裟坐上座有一老僧弊衲百結顏色枯槁扶

楓話

錫来至雨望見趍進拜伏不敢仰視雙眦流涙老僧

平立以錫歎之曰噫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言而去（老僧以錫歎之）
而索然不歡者累日衆咸異之及 文定昇遐栗谷（載明宗乙丑ノ）
入太學交章論之竄濟州牧使邊協令格殺之於于

野談

曹植字建中性耿介業科擧而非其所樂毋明廟
時與成聽松同徵拜丹城縣監時權奸當國詿誤（聽松成守琛）
文定故曹無意於世遂上疏辭職兼陳時弊有曰（疊見勁直高恭也）
慈殿塞淵只是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沖不過
先王之一孤嗣又有音哀服素之象已著 明廟不（又疊石潭泰）
悅以為辱及 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石潭日記）

芭忌退溪

退溪李滉字景浩少以科第晩志于學乙巳之難芭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稱枉芭還奏復爵滉見羣奸執柄累辭不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 石潭日記

尹安仁殺安老

安老專權搆朋患之叅判尹安仁卽 文定從父也密謀去之秘訐於 文定曰安老謀不利於妃々大懼俟 上至而泣 上怪而問之對曰久侍左右今當廢黜故悲耳 上驚問其由 妃以安老謀告上震怒卽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圖之安仁曉往大司諫畢閲家賓客滿座不敢言而退朝而

疊圍彙 權奸

楓話

往夕而往闕始疑之侯客散引入卧内安仁以密旨示之琮即舉同傳諭之 涪溪記聞

孝宗朝記聞

河西請同議藥

仁宗即祚　文定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之節金麟厚請同議藥。房以非其職非之麟厚至發聲拊膺以請之文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而人莫不服其識忠光海朝　仁穆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觀其跡則事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公私見聞錄

冥應詩讖夢讖

李首慶香字十八日應

李校理首慶初謫稷城時夢受香如差祭官及放還乃一千八日也香字千八日也是其應也鯸鯖瑣語

金弘度

金典翰弘度初生其考愈知魯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故以為小字及長連魁蓮榜人以為魁甲之應也戊午謫配甲山而卒歸甲之名始驗上同

栗谷夢入冥府

栗谷李文成公珥少時夢入冥府有吏點閱文簿問之則曰陽人壽命長短皆錄於此寫與一句云薺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薺之在山而所留者名耳公卒時年四十九芝峯類說

槐馬

百林齡少時為擧子業不治經學及中式年初試闕楓話

疊翰
僉叅
丙午
八月
下

耄汗漫無下手處一夜倦睡假寐有一老人告曰汝當爲一時偉人無失今榜若曰僕經學掃如奈何老人曰公宜改名爲槐馬且講時經書當在某章覺夢惺然歷歷可記即秉燭而起拈出其章別爲冊子騰寫欲改名槐馬而恐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爲別號逐讀騰寫諸經章句一一融解及入講席出講經書所誦者一不相錯講畢試官咸歎其精於經學有試官微笑曰此峯子之槐馬也百齡惕然心異之不答一試官問曰是何言耶曰僕昨暮承牌入院夜夢有白頭人言曰今榜峯子有名槐馬者當爲一世偉人無失此人

云故疑此人為槐馬也又問曰公必是槐馬也百齡辭謝乃以別號對之試官皆驚及其發身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非關於世運鶴城雜說

雅量

張同知脫裘 疊圃彙系

晦齋李彥廸素清苦丁未間江界安置適値寒沍衣褐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使道中逢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罪止流竄豈使凍死也遂脫裘贈之公受而不辭其時誅斬追逐者皆罪涉宗社親戚故舊莫敢相問猶恐禍及張公乃武官又無昔日之分而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復古字彥廸受而不

楓話

辭以成其美也（圃苑雜記）

氣節　義氣

河西取眉巖子爲婿

金河西與柳眉善庵眉庵寓北河西就別曰君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吾當取而爲婿眉庵子景濂不才

晉國朋友

且年歲與其女不稱竟取之讀離騷悵然題詩曰青楓江上來招魂白日何時得照冤荷蓮水東消息斷夕陽揮淚灑乾坤　又訓門人至宋奏檜殺岳飛事

咏宋岳飛

掩卷垂淚題詩曰楚辭前歲嗚過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忠邪那繫我　自然相感漫悲吟遂痛飲而罷時丁未戊申年間也（東閣雜記）

勁直

南冥集 白雲叢 曹南溟初除丹城其辭職疏並論時政有慈殿塞

疊見明 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殿下幼沖不過先王之一

廟記聞 薦恭見 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語 明廟

以寡婦之字語涉不避幾欲罪時尚成安公震為左

相抽出宋史英宗紀歐陽脩告慈聖太后陛下深宮 名臣錄使余抽

之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語曰當以救解明日請

闕啓曹植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家孤危之勢非

慢語也 上竟不問 鯸鯖瑣語 名臣錄云云 清江瑣語

權沖齋 啓柳景 深改草 權沖齋橃平日立朝無表表可稱者及乙巳之變危

梅話

言抗疏使注書柳景渼書啓柳臨紙輒裁斷言辭過當處擬擧筆叱之柳徐曰第竢書畢覽之不須徑怒書畢一讀適中又無斧鑿痕乃入啓天威方震遂遠竄時人始服權之忠節而奇景渼之敏達鵝城雜記

宋棋壽臣言乙巳寃金誠一面暇疊見聞野記聞荷潭日記

金鶴峯誠一字士純義城人剛直敢言宋判書棋壽以特進官請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寃枉與之狀悲動左右金誠一亦以正言在筵進曰棋壽乙巳間附會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竊公論之名眞小

人情狀也楳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稱頌公辭氣自如涪溪記聞

品藻

申光漢刑判不如許磁決訟

企齋申文簡公光漢字漢之叔舟之孫也雖能文章而無治才嘗判刑曹新訟塡委不能決囚隷滿獄〻不能容公請加搆獄中廟曰不如易判書何必改搆遂以許磁代之裁決之盡囹圄遂空是所謂寸勝者也涪溪記聞

鄭琢非文定供佛者

藥圃鄭相國琢字子精嶺南人以草介奮起登第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時文定王后稱制將供佛命楓話

取香於香室琢曰此供郊社之物力非不從文定

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聲藹然歷揚清顯涪溪記聞

恬退

河西不赴召

金河西麟厚字厚之湖南人年十八乃來京師時七夕試士李荇為大提學賦以七夕題河西入二上格及登朝奸人擅權棄官而歸以弘文校理徵應召還道性嗜酒於行路載數石酒見路傍村店有花有竹輒下馬引酌如是十餘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於于野談

林石川棄官

林石川億齡字大樹善山人性卓犖不羈其季百齡

疊見癸乙巳功臣石川時在京師為承旨亟棄官百齡苦
後自留不聽及渡漢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下
舊出處起波遂終不至士論韙之 己巳人識

鞱晦

權擘與安尹善乙巳後不言

權習齋擘字大手陽村之後石洲之父也與安名世
尹潔同榻甚歡及二人以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杜舉
不言在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是以不大
顯享壽七十四而卒 己巳人識

宋判書世珩居中仁廟喪屛去妻妾別處外室哀

楓話 清話

毁致疾幾不能救 清江李濟臣思齋錄

早失怙恃鞠於王母鄭氏事之如母及鄭氏病中解不赴會試至嘗糞以驗吉凶逮歿心喪三年於兄世琳亦事以父師及歿亦中鄉解不赴會試廬墓心喪

仕宦京師常自嘆曰雖有兄弟各在一方和樂且湛復何時耶或收淚 上同

傍親少孤者卒養昏嫁亡者八鄉隣之窮乏者分祿纔廩得活者無筭身為宰相家無留儲身歿之日襲斂之具皆貸於市遺衣服不足塡棺內 上同

曾祖以下題紙為位出入必告時物必薦 上同

仁聖王后即壽懿殿上同國舅鈴祿希勤記

昔在中廟朝論風考芳

毀致疾幾不能救 清江李濟臣思齋錄

早失怙恃鞠於王母鄭氏事之如母及鄭氏病中解不赴會試至齋奠以驗吉凶逮後心喪三年於兄世琳亦事以父師及歿亦中鄉解不赴會試廬墓心喪仕宦京師常自嘆曰雖有兄弟各在一方和樂且湛復何時耶或收淚 上同

傍親少孤者卑養昏嫁亡者八鄉隣之窮乏者分祿繼廩渴活者無算身雖宰相家無留儲自其歿之日襲斂之具皆貿於市遺衣服不足填棺內 上同

曾祖以下題粗為位出入必告時物必薦 上同

仁聖王后即恭懿殿 上同國舅給祿条頭註

昔在中廟朝論鳳城君時